



热气从六月的地面腾起，漩涡里的蚂蚁还在挣扎。

璀璨而孤独的星群，万年前已崩落于虚无黑暗的宇宙，而我们攥着它遥远而细密的光亮，在夏天里生来死去，如同虔诚的教徒。

你已经握住了利剑，披上了铠甲，把眼泪捋起来。你说再见，预感到很多东西将在一刻后结束。之后会是孤独的秋，你会开始像个大人，穿行于灰蓝色的城市迷宫。

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即将前去屠龙的少年。  
愿你仍记得穹顶尚有星可触。

这也是给你的礼物，依然在向日葵花田里撒欢的少年。  
愿你的夏日晴朗漫长，仍能自在地搭乘思想的火车，与院刊并肩穿越生命的隧道，抵达大海和星空。

这里是自由、是论辩、是思想、是碰撞、是情结，是无数人的全心全意。  
这里是院刊，是属于你的我的精神家园。

我们还将继续在这里，陪着一个又一个你，走完一程又一程的夏天。

院刊编辑部





就像《罗曼蒂克消亡史》里说，大概是喜欢哪个地方，就会喜欢哪里的菜。我姑且将生活看成：若是以情维系，便觉处处都有烟火气。你不必四处旅行奔波，认为，生活在别处。仔细看看你的周围，是不是也觉得这些存在本身就己经充满美感和意义了。







图 | 张声莉 赵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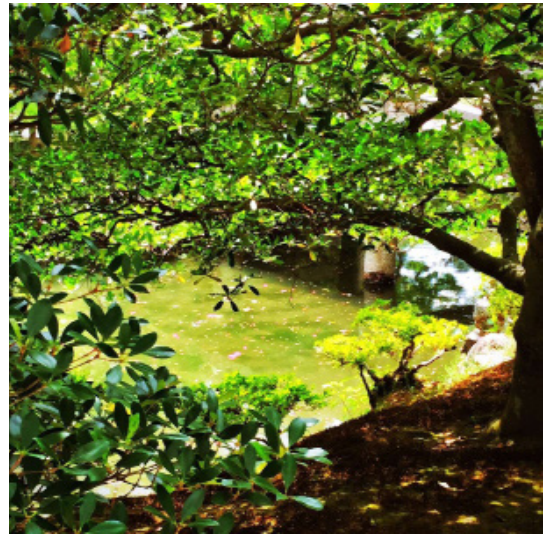


图 | 王宇辰



# CONTENTS

# 目录

## 热 · 谈

外文院刊年度调查——性教育 10

## 随 · 想

Auld Long Syne 萤之光 20  
水仙已乘鲤鱼去 32  
轮回的愚者 34  
走了啊 36  
癮 38  
查理之死 40  
后半生的英雄 42  
梅雨季恋人 44  
White Butterfly 48



《ING》  
2018年4月

主办  
共青团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委员会

出版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闻中心院刊编辑部

主编  
王欣宇 王卓群

编辑  
王璐 李悦侨 刘璇 郭思缘 单晓薇  
魏孝怡 夏佳敏 茹毅 王祎璠 李鑫淼

顾问  
刘娟 苗兴伟

监制  
亓振华 张新颖

策划  
贺婷雅

微信公众平台  
北师外文  
bnusf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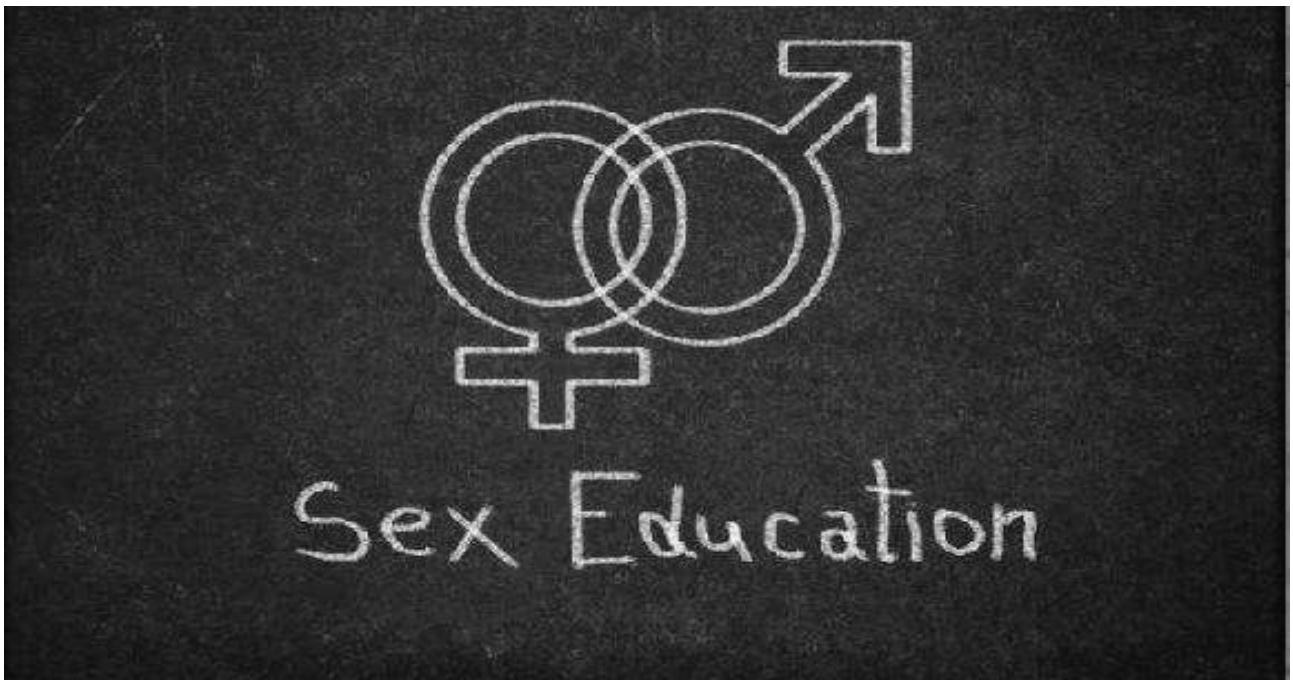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All rights preserved

## 乐·读

五月天，你要去哪里	50
心底朱砂	52
武侠小说中的“武”与“侠”之辨	53
《切腹》——武士道精神的两次解构 与重建	54
翻译大赛作品展示	55

## 漫·游

说说你与一首歌的故事	58
异国这件小事	60



## 外文院刊年度调查——性教育 Journal ING Annal Survey—Sex Education

2017年3月3日，杭州萧山一位学生家长在微博上晒出一张“男女生殖器相关介绍”的照片，吐槽学校发放的性教育教材尺度太大。微博一出立刻在网上引起了热烈讨论，很快“北师大性教育课本”就成为微博热搜词条，持各种意见的人们议论纷纷。接着还有网友发出“张叔叔”和“李阿姨”的课本内容，笑道“李阿姨你怎么李阿姨”，教育孩子保护自己身体的课本内容已然似沦为笑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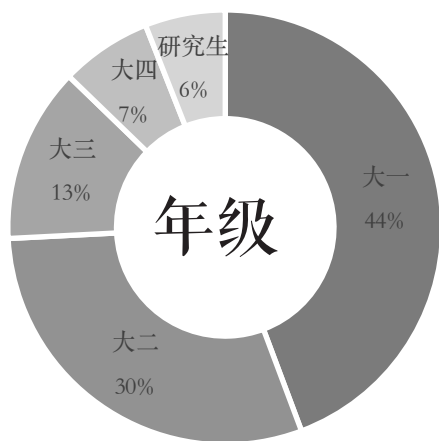
2017年3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通过微信公众号“爱与生命”发表文章进行回应，文中提到“我们希望性知识能和其他科学知识一样，被自然、准确地传递给儿童……这种对生殖器官的正确命名，其实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三天后，萧山高桥小学校方决定暂时收回该套教材。南方周末记者还采访到校方负责人，他解释道，儿童性启蒙教育的缺失是社会共识，但学校和家长在教育理念上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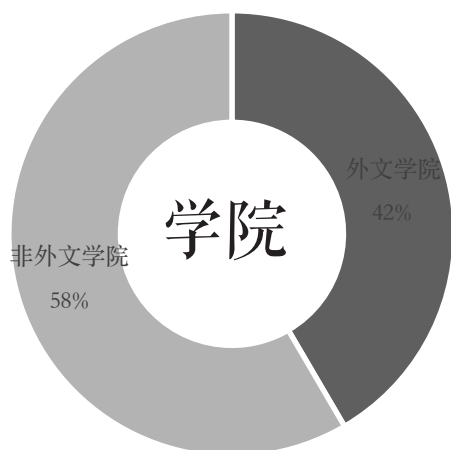
2017年6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1+1》播出六一儿童节之际的特别节目，采访了《珍爱生命》系列性教育课本的主要编者——北师大教师刘文利。节目中表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近年来呈现高发态势。加强对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知识教育，提高他们安全防范及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更是刻不容缓。

2017年6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官方微信号发表了名为“央视《新闻1+1》采访我校教师刘文利，《珍爱生命》系列教材获肯定”的微信文章。

性教育这个话题，并不是捂着嘴偷偷笑的黄段子和表情包，它关系到性侵害案件、性骚扰、性压抑，它是中国当前面对的很多社会问题中的一个，提到它，话题注定不会太轻松。它从我们的漫长过去延续而来，甚至还可能继续影响我们的未来。在它尖锐和令人不适的叩问前我们都曾逃避和掩饰很多次，但这一次，我们一起来鼓起勇气直面这个终究需要回答的质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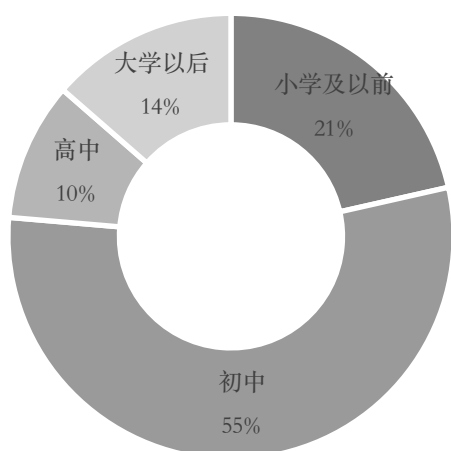


本次调查界定的总体为北师大在读的同学，我们收到了来自不同学院、各个年级的同学的回答。其中，大一及大二年级的同学所占比例较大，分别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五和百分之三十。来自大三、大四以及研究生同学的问卷也各占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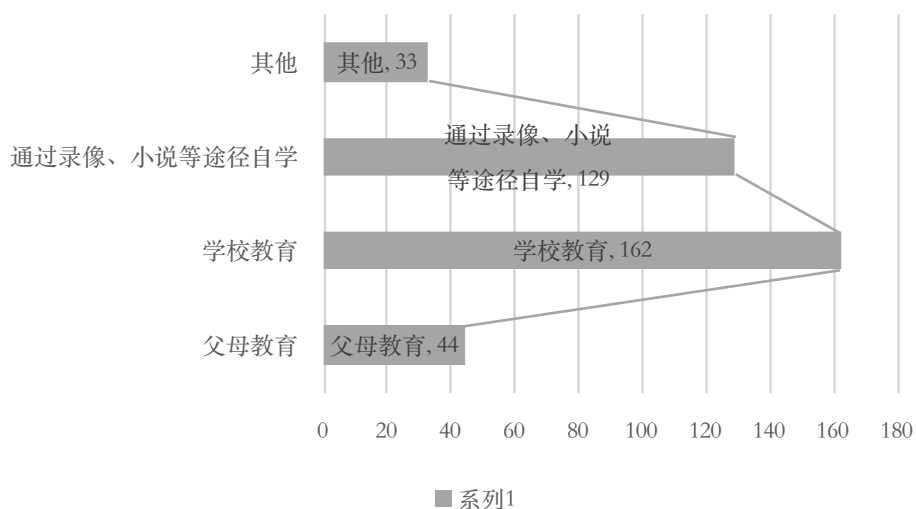
由于本次调查的发起者是外文学院院刊，收回的问卷中来自外文学院同学的比例也较大，占到了百分之四十，其余的百分之六十则来自其它学院。

## 你最初接受性教育是什么时候？



关于“最初接受性教育的时间”这个问题，超过一半的同学表示是在初中，仅有五分之一的同学表示自己在小学或小学以前就接受了性教育，另外有各有一成左右的同学表示在高中甚至大学才接受性教育。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青少年接受性教育的滞后，而竟然有 13% 的同学在大学才接受性教育，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深思的数字。

# 你接受性教育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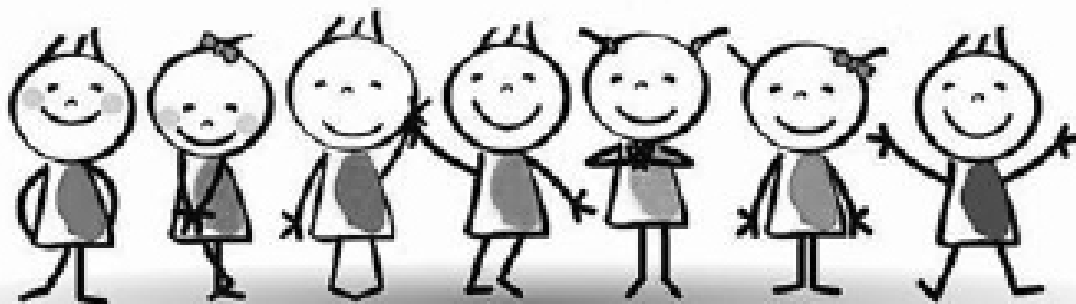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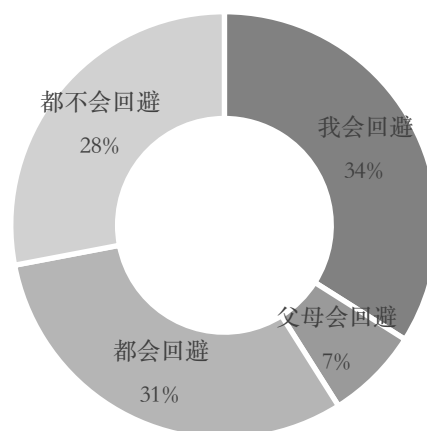
谈到接受性教育的方式，首先占比最大的学校教育，约 44%，说明学校在初期性教育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次约 35% 的同学表示是通过录像、小说等途径自学，而仅有一成的同学表示是通过父母接受性教育的，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有一定关系。在约 9% 的选择“其他”的同学中，不少表示是通过朋友和同学，或通过网络获得相关知识的。如果除去父母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部分，也就是未接受过正规性教育的同学，比例高达 44%。不得不说，如果仅从录像、小说等途径接受性教育，很可能让青少年在一开始就失去了正视性的机会，甚至有可能形成误解，引起更多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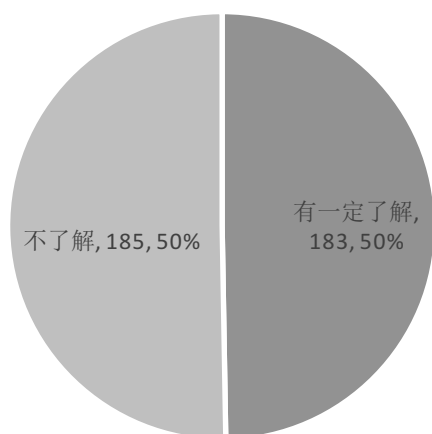
性教育要真正进入课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图 / 视觉中国)

## 在和父母一起看电视时如果出现与性有关的镜头，你是否会回避？

被问到“和父母一起如果出现与性有关的镜头，是否会回避”这个问题时，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同学表示父母与自己一方或双方会选择回避。小编猜想，为什么选择回避，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都是“感觉尴尬”。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之外，这也是性教育未得到普及的一个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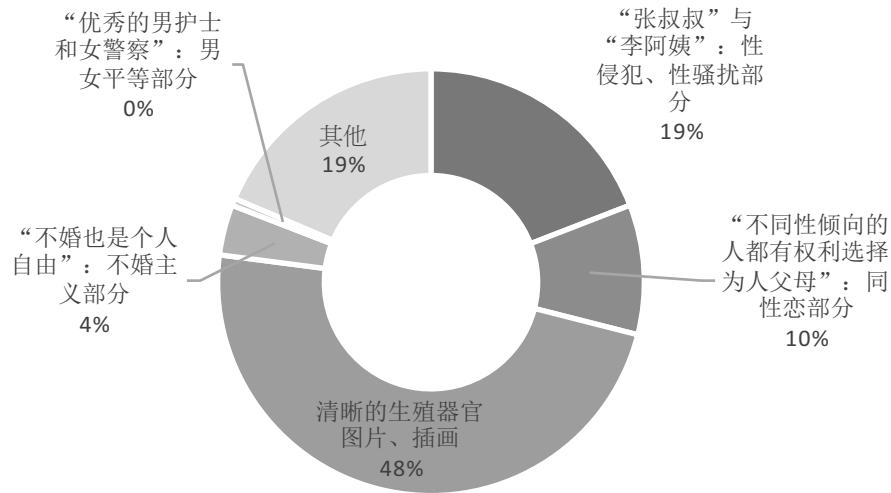


## 你对北师大所编的性教育课本有没有了解？



接着，我们针对前段时间备受争议的“北师大性教育课本”的了解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有些出乎小编意料，了解与不了解的同学刚好各占约一半。虽然《珍爱生命》这套性教育课本是北师大编写出版的，但有一半的同学表示对此事并不了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现代社会信息的碎片化，反而使我们无法准确了解到身边发生的事情。另外一半同学则表示有一定了解。课本一推广就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大家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存在争议。

# 你觉得北师大所编的性教育课本最有争议的地方是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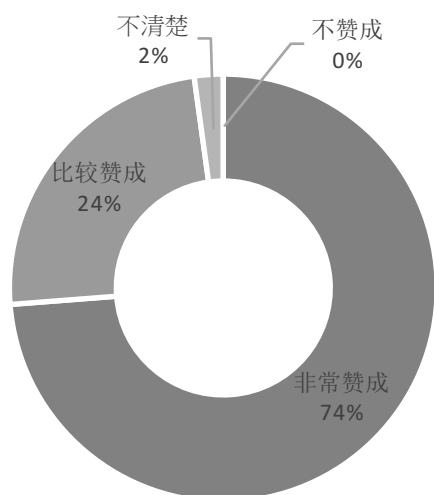


接下来，在对于《珍爱生命》课本有一定了解的同学中，又深入进行了调查。“你觉得北师大性教育课本最有争议的地方是哪里？”我们列出了几个在网络上争论较大的部分，与网络上相同，对同学们来说，感觉最有争议的部分为“清晰的生殖器官图片、插画”，这也是事件中杭州家长们抵制这一性教育课本的主要原因。其次，约 20% 的同学则认为“性侵犯、性骚扰部分”具有很大争议，小编认为可能是“张叔叔”和“李阿姨”这两个称呼存在调侃的意味。最后，还有约 10% 的同学认为“同性恋部分”存在较大争议，也从另一侧面反应出同性恋在我国的接受程度仍不高，而且并不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政策。另外，也有相当一部分，约 20% 的同学选择了“其他”，由于本次问卷考虑欠周，在选择“其他”选项的同学中出现了意见的两极分化。其中虽有绝大部分认为该教育课本内容很好，不存在争议点，但也有一位同学认为全部都很有争议。健全的性教育并不只在于性教育本身，人们的思想问题并不能归罪于课本。社会上的性教育缺失情况，普遍归咎于传统思想的“刻板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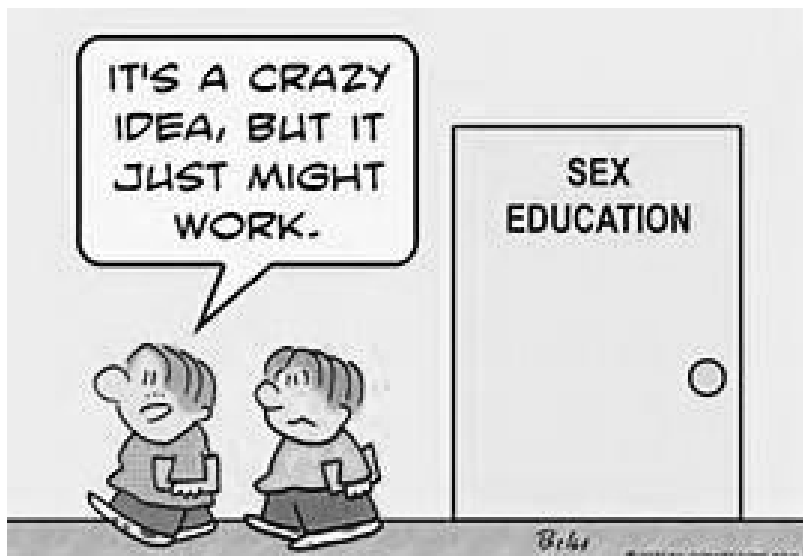




## 你如何看待性教育课本走入中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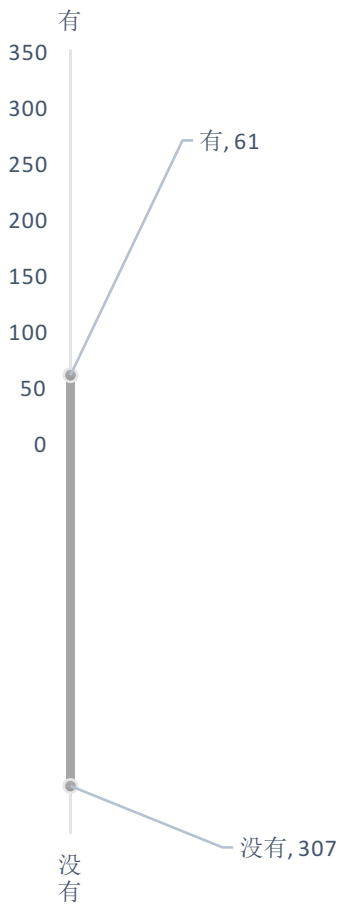


对于性教育课本是否应该走进中小学，在当时“北师大性教育课本”成为热门话题时，网络上的人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在我们的调查中，几乎所有同学都表示赞成，仅有 2% 的同学表示不清楚，没有同学选择不赞成。小编不禁感叹，这么多同学都认识到了性教育的重要性，将来的性教育推进想必会更加顺利吧。小编也认为这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性教育水平，填补了传统教育的缺失。传统思想是沿袭千年形成的，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国人的思想中，这也从本质上决定了我们在某些方面会有些畏缩不前。学校和社会如何履行好性教育义务，是我国当前性教育方面面对的重要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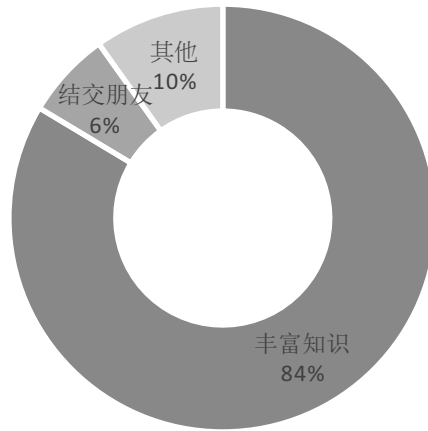


# 你有没有主动参加过与性教育相关的课程、讲座或社团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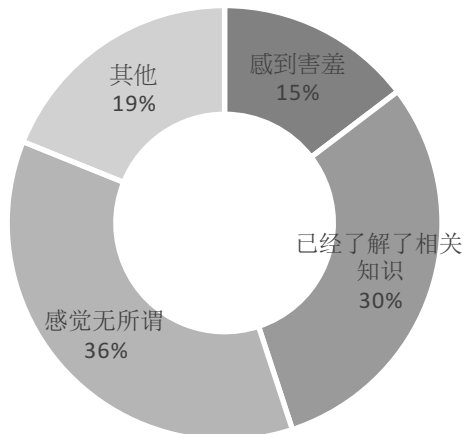
\*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性格学社”社团及教育学社的“性灵小组”项目



## 愿意参加的原因：



## 不愿意参加的原因：



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我校学生在性教育相关课程、讲座或社团活动的参与率较低，仅有不到 17% 的同学参加过相关活动，其中 80% 以上的同学出于丰富知识的诉求参与活动，少部分人出于想要结交朋友等原因参与性教育相关课程、讲座或社团活动。而在没有参加过这类活动的约 83% 的同学中，关于没有参加过的原因，占比最大的部分约 36%，是同学们感觉无所谓、没必要参加；其次约 30% 的同学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相关知识；另外在将近 20% 的选择“其他”的同学中，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是没时间、没机会，二是没有听说过、不了解相关活动。最后，仅有不到 15% 的同学是因为感到害羞才没有参加。看来，小编觉得大家对性的态度都比较“正大光明”，不过鉴于性相关的知识与我们每个人都切身相关，也不妨考虑抽出一些时间听一听老师专家的课程和讲座。另一方面，既然我们学校里有“人类性学”这样的课程和性格学社这样的社团，也应加强宣传，给想要参加活动的同学们更多信息。





## 你认为中国目前性教育领域是否有所缺失？

你认为中国目前性教育领域是否有所缺失？这个问题的两个选项都设置成了填空题，在回答本问题的 368 位同学中，将近 97% 的同学都认为“有”，并且就其对个人或社会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小编浏览了之后发现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个人性观念的错误导向。许多人在潜意识中否认“性”，谈“性”色变。“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如是说。哪怕课本上有相关介绍，老师不愿讲，也有学生不愿听，觉得害羞。“回避问题反而造成深刻问题。”这种过度恐惧，过度保守的态度易造成性压抑等心理疾病，威胁着他人的安全以及校园社会的安定。“虽然整个社会在现代化，但思想还是很传统的。”

其次，有些人因为性教育的缺失对性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成人甚至不知性为何物。家长性教育意识淡薄，儿童性侵案频频发生；女生受到性骚扰却混不自知；在受到性侵犯时不懂得自我保护。

还有些人因为性教育的缺失或错误的观念而对性过度好奇，用错误的方式去了解和实践，对自身和社会都有极大的隐患。

同时也有约 3% 的同学选择了“没有”，其中有部分同学表示父母会进行教育，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也会自己慢慢了解，结婚的时候会发两性教育读本，为时不晚。“态度合适即可，不必大张旗鼓。”



通过分析上述回答，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的性教育还是良莠不齐，由此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视。小编倒是同意这样一句话：“性”本来就是像吃饭穿衣一样正常的事情，不应该变成低俗的谈资。希望通过这个问题能让大家审视和反思目前的性教育，在自身树立正确性观念的同时，传播正确的性知识，让更多的人正视，了解性为何物，应如何去对待。

# 热点聚焦

## 性格学社



圣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那么，你对性有了解多少呢？

为了解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对性知识、性教育的态度，此次外文学院院刊 ING 进行了问卷调查，我们性格学社受邀对此次结果进行浅析。此次问卷调查回收问卷 368 份，有效回答 368 份，一至四年级及研究生分别占总数的 44.29%、29.89%、13.04%、6.79%、5.98%，其中外文学院学生 153 人，因此本结果具有一定指向性，不尽准确之处，还请谅解。

问卷结果显示，96.74% 的学生认为当前中国性教育存在缺失，影响主要在三方面：儿童不能准确全面的认识自身，缺乏自我保护的知识和意识；青少年缺乏正确的引导，容易走入歧途；整个社会在性观念上压抑封闭，恶性事件频发却难以得到公正的解决。大多数学生相信自然、准确的性知识传达能够改善当下许多有关社会问题而非加剧，97.81% 的学生赞成性教育读本进入中小学。

但与之相对的，83.42% 的学生因为害羞、认为已经了解了相关知识没有主动参加过与性教育相关的课程、讲座或社团活动，35.05% 的学生主要通过录像、小说等途径自学了解性知识，仅次于学校教育的 44.02%，远高于家庭教育的 11.96%。可见，想要改善当前中国性观念保守陈旧现状，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重视性教育意义，改善社会舆论环境，创新性教育形式，丰富性教育内容，我们的路还很长。

北京师范大学性格学社是当前北京师范大学唯一一个校级性教育社团，致力于通过多种形式普及性知识，推广性教育，路漫漫其修远，我们一起求索。

## ING 编者

2017 年 3 月 9 日《南方周末》发了一篇文章，《一套小学性教材掀起的风波 什么是好的性教育？》，不仅梳理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采访了国内性教育的倡导者、著名性学家方刚和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是的，我放这么长的头衔是希望你能知道他们都是谁）。小编一直比较喜欢《南方周末》开放又冷静的风格，这次就从这篇文章开始，说说自己的想法。

《珍爱生命》这套性教育课本是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副教授刘文利带领众多教师组成课题组，经历了六年的访谈、实践等精心编写出的，而且目前仍在北京市 18 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作为教学材料使用着。虽然也有专业人士提出这套课本有些许内容操之过急、不符合中国国情，但这也是专业领域的讨论。网络上关于尺度大的争论，以家长们的立场，或许并不足以讨论。

可以说现在无论是年年出现骇人听闻的少女堕胎事件，还是屡见不鲜的性骚扰、绑架强奸案件，或是备受歧视饱受痛苦的 LGBT 群体，人们都能感受到这个话题的沉重。我想不论哪个年龄层的人们心里或许都曾闪过一个模糊的想法：现在的性教育，是不是有些缺失？正如这次调查中我们所设计的问题“你认为中国目前性教育领域是否有所缺失？”，参与问卷调查的同学们中将近 97% 的同学都认为是有所缺失的。我也非常认同这样的想法，也就是说，推进性教育是没有错的一件事。

但说是要推进，这又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仅仅有一套优秀并且符合国情的性教育课本还远远不够，要性教育走进课堂还需要充足的课时（你们应该也记得小时候音乐美术卫生一类的课经常被数学英语占掉）、有着正确认识的老师和支持理解的家长等等。

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方刚说了一段话，让我非常印象深刻，是关于他所倡导的赋权性教育的（虽然说不定提起“赋权”，想到的都是加权算法或者天赋人权论一类的，但还是希望你能看下去）。

“任何一个问题，把各种可能性都呈现出来：好的、坏的、有哪些风险。青少年思考的过程就是学习和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过程。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了赋权性，以为赋权就是把权力给了年轻人。实际上，是增能赋权，是让受教育者自己思考、判断、做出选择。”

这一下击中了我，因为他所说的中心思想和我那天对舍友喊出来的是一样的。我认为人人都选择的权利，而如果你对于性什么都不了解，就会只有恐惧、厌恶和排斥，那根本不算什么选择。或许你说性就是不好，不喜欢，但一样东西是好是坏，不应该先充分了解再做选择、下结论吗？

如果你不了解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有一些对于未知的恐惧，那没关系，毕竟很多人这辈子也用不上那些繁杂的学说。但性不一样，它是每个人都要经历和面对的事情，想象你对于这件如吃饭喝水一样的事毫不了解，那怎么能生活地好呢？

是写在手心耿耿于怀的名字，是遥隔故土的泪光，是野心与现实间漫长的追逐，是病态的幻梦，是迷人的绝望，也是熠熠而性感的光。那些蛰伏于漫长岁月的偏执与幻想啊，是伴你一路的行囊。你念念不忘，眼神发亮。

所以一直在追寻，舍不得，不愿放。

# 情结

# Auld Lang Syne

## 萤之光

文  
—  
吴  
雨  
桐

“Wait a minute, Himawari. You’re always my good girl. Daddy is cooking for you now.” said Hinata, cradling the doll gently.

“等一下就好了。向日葵（ひまわり）最棒了。爸爸正在给你做饭呢。”日向（ひなた）说着，轻轻摇晃着怀里的娃娃。她的臂弯像只摇篮一样。

Hinata is always that tender, just like the grass is always that green in front of her home and the sun is always shining upon her face, her black hair, and Himawari in her arms.

日向总是这么温柔，就像她家门前的草地总是绿油油的，阳光总是洒在她的脸上、头发上，还有她臂弯里的向日葵身上。

She puts the doll into her crossed legs and then pats me lightly on my shoulder, “Unyi, have you finished cooking?”

她把娃娃放在盘着的腿上，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云伊（운이），你做好了吗？”

“Almost done.”

“马上。”

Leaves and flowers have already been cut into small pieces and put into a little bowl. I’m trying to make those pieces as tiny as possible. Leaves are “rice”, and flowers are “salmon”. Exactly! I’m making sushi for Himawari’s lunch! Oh, wait a moment, where’s the “laver”? It’s necessary when making sushi...

叶子和花瓣已经切成了细小的碎片，放在小碗里了。我把它们弄到不能再小了。叶子是“米饭”，花瓣是“三文鱼”。没错！我在给向日葵做寿司！哦，等一下，“紫菜”在哪儿？做寿司可不能没有紫菜……

“You can get some laver there, Unyi.” says Hinata, pointing across the street.

“或许那边有紫菜，云伊。”日向指了指马路对面。

Over there, a group of bushes are glittering under the sunshine, as their leaves are waving in breeze. Soft leaves are good for “laver”.

那边，一丛矮矮的灌木在阳光下银闪闪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软软的叶子最适合当“紫菜”了。

“I’ll go to fetch some. Just take care of Himawari and wait for me.”

“我去找些来。你就在这儿等我，照顾好向日葵。”

I get up and walk outside the lawn. In front of me, there is a wide parkway with several people on it, selling goods or just passing by.

我起身向马路走去。那是一条很宽的土路，上面有卖东西的小贩，更多的是匆匆的过客。

Mom always tells me to be extremely careful and cautious while crossing roads, and often times I’m not allowed to walk on street by myself. Mom is sometimes way too timid. It’s just walking across a road, and I’m already a big kid. Nothing will happen.

妈妈总是叮嘱我要格外小心，她甚至都不让我自己过马路。她太胆小了。只是过个马路而已，我早就不是大孩子了，不会发生什么的。

With every step on the parkway, dust is flying onto my white dress. In order not to stain it, I’m trying my best to walk slowly and lightly, step by step, step by step... Then, after picking some leaves, holding them tightly in hands, I walk back slowly and lightly, so as not to bring up dirt, step by step, step by step...

除了我每踩一步，尘土会飞到我白白的裙子上。我可不想把它弄脏。我尽量压低脚步，轻轻地抬，轻轻地放，一步，两步，三步……在马路那头，我摘了一些叶子，把它们紧紧攥在手里，再过马路向回走。跟来的时候一样，慢慢地，轻轻地，一步，两步，三步……

Suddenly, a big loud noise is made from long distance away, and approaching rapidly, like a sound of earthquake, a sound of a continuous dull thunder, as if it’s pounding the earth.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像地震，像闷雷，

不停歇地，要把大地劈裂了似的。响声越来越近了。

A troop is coming.  
军队来了。

Soldiers are dressed in lime uniforms. Their shining black boots are stomping the ground to shake. People begin to run. Vendors are pushing their wheelbarrows off the road, regardless of goods falling down. Parents pick their children up and run towards houses in a flurry.

士兵们穿着黄绿色的军装，亮亮的皮靴砸在地上，世界都在颤了。人们开始逃窜。小贩慌忙地推着独轮货车，顾不上散落了一地的商品。大人们抱起他们的孩子，惶恐地向路边跑去。

The troop keeps on coming.  
军队来了。

I start to run as others do. I'm afraid of being caught up and falling down as well. I run with all my force. I've never expected this road can be that wide. It feels like I've been running for hours with the sound of stomping, things falling down and screaming all around me.

我也像他们一样跑了起来，怕被追上，又怕摔倒。我拼尽全力地跑着。我从来没有发现这条路竟有那么宽。我跑了很久很久，只听得靴子砸在地上的声音、东西掉落的声音和人们尖叫的声音。

Finally, I've made it to reach the lawn. Gasping for breath, I find my white dress is not that white any more. It's covered with a layer of dust brought on by the troop. I was careful enough to keep it clean, with all my force, but things don't ever go as planned. The whole road is dirty. The air above it is mixed with dust brought up by soldiers. Through the yellow atmosphere, there are several goods lying on the parkway, along the sides are people shivering with fear.

等我终于安全地跑回草坪上喘着粗气，我发现裙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白了。扬起来的尘土细细地蒙在裙围上。我已经足够小心了，可是事情总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整条路都是脏的，空气中弥漫着军队跑过时带起的沙土。一片灰黄色中，那些散落的东西仍然静静地躺在路上，两边，是微微发抖的人群。

"Hinata, how's it going?"  
"日向，最近怎么样啊?"

Suddenly, a man's voice comes from Hinata's place, I turn around. There is a soldier in lime. He has his right hand in white gloves holding the handle of sword beside waist. A small lime hat like a circular truncated cone on his head makes a shadow for his face and makes it seem darker, having a strong comparison with the golden star at the center of the circular truncated cone, which is shining brightly under the big sun.

有人在跟日向说话，像是个男人的声音。我转过去，是个军人。他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稳稳地握着腰间的剑，小小的黄绿色军帽像个圆台一样顶在脑袋上，脸在帽檐的遮挡下显得更黑了。他额头上方嵌着的五角星，在阳光的照耀下特别刺眼。

"Fantastic." said Hinata, raising her face and grinning, still with Himawari sleeping peaceful in her arms.

"蛮不错。"日向说。她扬起脸笑着，向日葵还在她怀里安静地睡着。

White teeth are revealed in the man's mouth. He smiles, pats on Hinata's head slightly, and walks straight away.

那个男人笑得露出了牙齿，有些白。他在日向的头上轻抚了两下，转身走了。

I really admire Hinata's courage. how she dares to look straightly into soldier's eyes and even talk with him. It was an extremely bad experience when I tried imitating her, however, what I received was only a scary glance. I believe that it's Hinata's pink dress that attracts that man and encourages him to smile and talk with her. I've asked my parents for several times if they could buy me a dress like Hinata's, a pink dress with wide belt, patterns of cherry blossom that seem to almost be alive. What's more, there's always a big pink bow on the back of that dress. How attractive can a bow be to girls, especially when it is big and in pink as well. However, every time I ask, my parents tell me that white is the most beautiful color. Therefore, I still have white dresses only.

我很佩服日向的勇气。她敢和军人对视，甚至敢和他说话。我曾经试着按照她的样子做，可换来的只是一个恶狠狠的白眼。那真是个不怎么好的回忆。我敢肯定，是她粉色裙子的功劳。因为它足够漂亮，那个军人才会对她微笑，还过来跟她说话。我也求了爸爸妈妈好几次，想让他们也给我买一条跟日向一样漂亮的粉色裙子，宽腰带上印着的樱花像是要活过来的那种。她裙子的背面还有好大一只粉色的蝴蝶结呢。你不知道蝴蝶结对女孩子是多么大的诱惑，尤其是大大的、粉红色的那种。可爸爸妈妈只一遍遍地告诉我，白色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所以现在，我仍然只有那些白色的裙子。

"Unyi! How is the laver?"

"云伊！紫菜怎么样了？"

"Perfect! Let me continue cooking."

"特别好！我要继续做饭了。"

Putting one piece of soft leaf on my left hand, I used the other hand to put "rice" and "salmon" on it and rolling them all up.

我把刚摘回来的软软的叶子平摊在手心上，在上面放上切碎的“米饭”和“三文鱼”，然后把它们卷起来。

"[Singing] Should old acquaintances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Hinata begins to sing.

“【唱】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

I catch on, and sing with her together, "[Singing] Should old acquaintances be forgot, and auld lang syne?" ...

跟着她，我也一起唱了起来：“【唱】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

“[Singing] Should old acquaintances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

“【唱】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

“Unyi, don't sing that song any more. It's not good to sing Japanese songs, my sweetheart.”

“云伊，不要再唱了。从今天起，日语歌都是不好的，宝贝儿。”

“Mammy, where are we going?” It's hard to find my way through crowded legs. What I'm able to do is only keep my hands in mom's, so as not to get lost.

“妈妈，我们要去哪儿？”要从密密麻麻的腿中跟上妈妈的脚步实在是困难。我只能紧紧抓住妈妈的手，免得走丢。

“Hold tightly, Unyi. Hold tightly! Never be apart from me. Never get lost!” Even though mammy is shouting from right next to me, it still sounds like her voice comes from a long distance away.

“抓紧我，云伊。抓紧！不要跟我分开。千万别走丢了！”即使妈妈就在我身旁，但那喊声听起来也像是隔了好远好远。

“So, mammy, where are we going?”

“所以妈妈，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To the square.” smile creeps up on mammy's face, she is not even trying to hide it. When she smiles, she is doubtlessly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orld.

“去广场。”妈妈脸上一下漾起了笑，怎么也藏不住的。我敢肯定，她笑的时候，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女的。

“Unyi, one, two, three.” daddy holds me under my armpit and lifts me up to his shoulders.

“云伊，一，二，三。”爸爸把我举过头顶，放在他的肩膀上。

Eventually, I can see everything clearly.

我终于可以看到远处了。

At the center of the square, an extremely large flag is held by two lines of people. It's a white flag, with a huge circle in the center, painted in red and blue, and surrounded by four groups of short black lines. Along the roadsides stand a crowd of people, yelling, “Long live Korea! Long live Independent Korea! Long live Korea! Long live Independent Korea!” With the rhythm, people begin to put their arms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to make waves of the sea of people.

在广场的中央，一个巨大的旗子被两路人抬着。那个旗子很白；中间的圆形一半蓝、一半红；圆的周围是四组长短不一的黑杠。路的两侧簇拥的人群喊着：

“韩国万岁！大韩民国独立万岁！韩国万岁！大韩民国独立万岁！”他们的手臂随着节奏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人海荡起了一阵阵波浪。

“What's that flag, mammy?”

“妈妈，那是什么旗？”

“It's taegeukgi, our Korean flag.”

“是太极旗，我们韩国人自己的旗子。”

The flag comes closer and closer, the voice becomes louder and louder, and the waves of arms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旗子越走越近了，呼喊声越来越响了，手臂的海浪越来越汹涌了。

My parents begin to yell. Dad puts my arms up and down to the rhythm. It's really charming when so many people acting in the same way, at the same time. I can feel those adults' excitement through the shouting and waves, through my father's big warm hands and wide trembling shoulders.

爸爸妈妈也开始呼喊了。爸爸拿着我的胳膊，随着节奏上下挥舞着。所有人都在同样的时间做着同样的事情，这真的让人振奋。那些大人物的激动和喜悦震颤到我心里，随着呼喊声和人海的波浪，随着爸爸炙热的大手和颤抖的肩膀。

All people are in white, no matter men or women. Their white clothes match that white flag. All of them shining under the sun. Actually, I've never found white clothes that beautiful.

不论男女，所有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和白色的旗子一起，在太阳下泛着耀眼的光。可真般配。我从来没有发现白色的衣服这么好看。

Although I know that the buildings on streets are the same as before, they feel different, I don't know how crowds and flags can make them that different. This house remains brown and the lawn in front of it is still green. It seems like there's still someone living in, only one thing has changed --- red sun flags outside the house are replaced by taegeukgis.

街上的房子看起来与从前有些不同，虽然我知道它们本身并没有多少改变。我不知道只是人海和旗子为什么能带来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房子还是棕色的，它前面的草坪也还是绿油油的，就像从前的人还住在里面一样。只有一样东西变了——挂在门前的不再是太阳旗，而是太极旗了。

It's Hinata's home...

这是日向的家……

.....

“Be careful, Hinata. Go home and wait for me.” a woman left a girl in front of the house, saying patiently.

“小心点，日向。到家里等我。”一个女人说着，把一个小女孩留在了房前的空地上。

The girl hesitates a little bit, and starts to walk towards the house slowly.

那个小女孩迟疑了一下，朝着房子慢慢地走去。

Slight wind blows on her pink dress. It's quite different from mine. It has a wide belt with patterns of cherry blossom, and the huge bow is on the back just like a butterfly. My dress is so big that I can't see my toes. I have a "butterfly" as well, but it's white and downhearted, resting on the front of my white dress. She seems to be the same age as me, as well as the china doll in her arms. The china doll is in pink dress as well. Actually, the doll is so similar as the girl. They're just like the same person, especially their hair. The short straight hair is just below her ears, and the bangs are level and move softly with the wind. The same as her doll!

微风轻轻抚摸着她粉色的裙子。那裙子跟我的不太一样，有一个宽宽的印着樱花图案的腰带，身后大大的蝴蝶结像只真的蝴蝶一样。我的裙子却大得看不到脚趾。我也有个“蝴蝶”，但是是白色的，垂头丧气地耷拉在同样是白色的裙子上。她看上去跟我一样大，她怀里的瓷娃娃也是。那个瓷娃娃也穿着粉色的裙子。她们俩可真像，就像同一个人似的。尤其是她们的头发，直直的刚好过耳朵，又平又齐的刘海在风中微微地摇曳。

To be honest, I've never seen such a beautiful doll.

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娃娃。

"Hi..." said the doll, no, the girl.

“嗨……”那个娃娃说，哦不，那个女孩。

“……”

"You like my new doll, don't you?"

“你喜欢我的娃娃，是吗？”

“……”

"Then we can play with it together."

“我们可以一起玩。”

"... Really?..."

“……真的吗？……”

"Of course! My mom has just bought it for me."

“当然了！这是妈妈刚刚买给我的。”

She gives me the china doll with two hands. It's quite heavy. The smooth cover makes it shine under the sun.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doll, I see kindness and peace. She is sleeping sweetly in my hands.

她把那个瓷娃娃捧给我。有点重。娃娃光滑的表面使她在阳光下亮亮的。她的眼睛平和而安详。她正甜甜地睡在我的臂弯里。

"My name is Kobayashi Hinata." said the girl, smiling.

“我叫小林日向（こばやしひなた）。”她笑笑说。

"I'm Choi Unyi."

“我叫崔云伊（최운이）。”

"I like your white dress, Unyi." said she, glaring at the "butterfly" in the front of my peer white dress.

“云伊，我喜欢你的白裙子。”她直直地看着我裙子上那个白色的“蝴蝶”。

I can see admiration in her eyes, in her bright clear eyes, below the level bangs. Truly, she is just like the doll.

她齐刘海下的清澈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无比的羡慕。真的，她真的太像这个娃娃了。

"Then..." Holding my hand, Hinata leads me to a lawn in front of the house.

“然后……”她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了房子前的草地上。

"This is my home," said Hinata, sitting right on the green grass, "How about pretend she's our baby?"

“这是我家，”她说，坐了下来，“让她当我们的孩子怎么样？”

"Cool!" grass is quite soft to sit on.

“好呀！”那草坪坐上去软软的。

"Would you like to be her mammy?"

“你愿意当她妈妈吗？”

"I prefer daddy."

“我更想当爸爸。”

"Sure, so I'm mammy." said she happily, holding the china doll immediately as if she is a real mom.

“好呀，那我当妈妈。”她开心地说着，一把把娃娃搂进怀里，活脱脱一个真的妈妈。

"So, how about her name?"

“所以，她叫什么名字呢？”

"Exactly! She need to have her own name... Himawari ... Choi Himawari?"

“真是呢！她需要有个自己的名字……向日葵……崔向日葵？”

"Cool! She is just as cute as a sunflower."

“好呀！她和向日葵一样可爱呢！”

"Oh look, our baby is tired. I need to rock her to sleep." skillfully, she holds Himawari in her arms.

“看，我们的孩子累了。我要哄她睡觉了。”她熟练地抱着向日葵。

"Maybe she needs a cradlesong. Do you know any?"

“也许她需要一首摇篮曲。你会唱吗？”

"Yes. I've just learned a beautiful song in class today."

“当然，我昨天刚刚在学校学了一首很好听的歌。”

Then, she begins to song. Her singing is quite slow and tender. Following her, I managed to sing it as well, softly and tenderly.

接着她就唱了起来。她唱得很慢，很柔软。跟着她，我也渐渐唱了起来，很慢，很柔软。

"[Singing]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唱】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

.....

No, I can't sing that song. Mom said it's not good...

不，我不能唱这首歌。妈妈说这首歌不好……

“Unyi, see, those people are performing. It’s interesting, isn’t it?” shaking me slightly, mom points over a sea of people, and across them, I see a group of people dancing and singing, with such wide smiles on their face that I’ve never seen before. On the ground, there are several red sun flags, being stepped on.

“云伊，看，那些人在表演呢，多有意思啊。”妈妈轻轻晃了晃我，朝远处指了指。越过人群，我看到一些人在唱啊跳啊。他们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是我从来都没见到过的。地上，有几面太阳旗被他们踩在脚下。

I think they are from Hinata’s house, actually. Though red sun flags are almost the same, I can still recognize those which are hanging outside Hinata’s house. Needless to say, it’s because I’ve played under them with Hinata for so long a time.

我想那些旗子是日向家的。虽说太阳旗都是一个模样，但我仍然能说出哪些是之前曾挂在日向家的门前。毕竟，我在它们底下玩了那么久。

Then, here comes a strange feeling. Actually, it’s not a good feeling. While seeing those flags being stepping on, it feels like someone is breaking my belongings. If Hinata were here, she wouldn’t let her flags become that dirty.

我有种奇怪的感觉。那种感觉并不好。旗子被踩在地上，就好像谁在毁坏我的东西一样。如果日向在这儿，是不会允许她的旗子被弄脏的。

However, no one cares. More and more people bring red sun flags to their feet, and the other hang taegeukgis as high as possible.

可是，没有人在意。越来越多的人把太阳旗扯到地上，另一些人把太极旗高高地挂起来。

I’m put down from daddy’s shoulders. Mammy holds my hand tightly and leads me around with the stream of crowd.

爸爸把我从肩膀上放下来。妈妈紧紧抓着我的手，拉着我随着人群走动。

It’s kind of difficult for me to move around and follow mammy’s step, for big wide white dresses always block my way. Then I come to realize that those dresses are similar with mine, simple and in white. The skirts are from chase to heel, like clusters of blossoming morning glories, and, of course, with “butterflies” on them.

对我来说，动一步脚都很难，更别说要跟上妈妈了。大大的白色裙子总是在前面挡着我的去路。这些裙子都跟我的好像，好简单，好白。裙子从胸前一直垂到脚踝，像朵倒着的牵牛花，那花上，还停着只“蝴蝶”。

Suddenly I feel my dress is not that bad. It’s not as bad as when it was compared with Hinata’s pink one. Having the same kind of dress as others do feels like I’m a part of them. Though we have different faces, though they are

strangers and all taller than me, it still feels good being with them, especially when they burst in to smile together and the smiles hang on their face constantly and never disappear.

恍惚间我发现我的裙子并没有那么糟。没有与日向在一起时那么难看。和其他人穿一样的裙子，让我感觉自己成了他们中的一部分。虽说我们长得不一样，虽说他们是陌生人，虽说他们都比我高很多，可是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真的很开心，尤其是我们一起笑，一起把那笑容久久地挂在脸上。

I follow their steps as well as their smiles. I step on those flags as they do and a sudden happiness fills my heart as it fills others’.

我跟着他们一起走，一起笑；我像他们一样踩在太阳旗上；然后像他们一样，被突如其来的喜悦浸泡。

I like that feeling of being happy, just as while playing with Hinata. I never knew why I really liked being with her and never wanted to be apart. It’s not because of her lovely china doll or her beautiful pink dress. It would be much better if Hinata were here with me, then we could play and laugh together. It’s not that good to experience such a happy moment without Hinata.

我喜欢这种开心的感觉，就像和日向玩的时候一样开心。我从来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跟她在一起玩，而且不想分开。并不是因为她的可爱的瓷娃娃，或者漂亮的粉裙子。如果日向也在这儿该有多好，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一起笑了。没有日向在身边，再怎么喜悦也多少有些遗憾。

.....

Here Hinata is, holding Himawari in her arms, turning to look back repeatedly at every step, as if to find someone.

日向在那儿，抱着向日葵，每走一步都要回一下头，好像在找什么人。

Her mom is aside by her, holding her on shoulders, leading her towards a big car.

她妈妈搂着她的肩膀，带着她往前走。前面，停着一辆大车。

“Hinata!” I shouted, “Hinata!”

“日向！”我喊道，“日向！”

She turned her head towards me. After seeing me, her eyes turn bright and then dim suddenly.

她转过头来。她看到我了。她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又暗淡了下来。

She runs towards me. It seems like while running, there is something shining appearing in her eye sockets. I think they aren’t tears, at least I don’t want them to be. However, by the time she reaches me and stops right in front of me, they drop down.

她跑过来。我仿佛看到有什么东西在她眼眶里闪烁，亮晶晶的。我想那不是眼泪，至少我不希望它是。然而当她越跑越近，当她真的站到我面前，它落下来



了。

Tears rolling down on her pink cheeks, like pearls but leaving a trail.

泪水就这样簌簌地滚落下来，像珍珠，却在她脸上留了一串串痕迹。

“Hinata..... What’ s up.....”

“日向……怎么了……”

“We are moving back to Japan..... right away.....” sobbed she.

“我们要回日本了……现在……”她抽噎着。

“Back to Japan? Why?”

“回日本？为什么？”

“I don’ t know either..... They said our home is there..... Though..... Though I’ ve never been there before.....”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那是我们的家……虽然……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那儿……”

“For how long?”

“去多久？”

“Mammy said forever.....” then she begins to cry, not just sob any more. One after one, pearls are dropping down from her red eyes. After a short while her pink cheeks are both wet with tears.

“妈妈说永远……”她呜呜地哭了，再不是小声的抽噎了。珍珠一个接一个地从她微红的眼睛里掉出来。不一会儿，她粉红的脸颊就被泪水湿得透透的。

As I’ m about to wipe her tears, she lowers her head as if a big decision is made to calm down for a while. However, a big pearl drops on Himawari’ s cheek, then stream down, just like that, Himawari is crying as well. Immediately, Hinata wipes the pearl away.

我正要帮她擦，她低下头，像是想用短暂的停顿来让自己平静下来。然而，硕大的珍珠还是滴落在向日葵的脸颊上，然后滚落下来，像是向日葵也哭了似的。她用手把向日葵脸上的泪水擦去。

“See..... Himawari Jiang is for you,” said Hinata in a pretty low voice, holding Himawari Jiang with both her hands towards me, “as a leaving present.....”

“看……向日葵送给你了，”日向的声音很低，她用双手把向日葵捧给我，“作为分别的礼物……”

Then the doll is thrust into my hands, with the temperature of Hinata.

然后娃娃被塞在我手里，还残存着日向手里的余温。

Her mom is here to fetch her and she walks away with her mom, this time, without looking back.

日向随妈妈一起走了，这次，她没再回头。

The butterfly on her dress is dancing in wind, softly and quietly. It’ s dancing softly and quietly and then disappears in the crowded street, as well as that girl in pink dress.

她裙子上的蝴蝶在微风中跳着舞，轻轻地，静静地。它轻轻地，静静地跳着舞，消失在喧闹的街上，

连同这个穿着粉色裙子的女孩儿，一起消失了。

At present, Himawari is in my hands, but Hinata is not by my side.

向日葵在这儿，日向却不在了。

She is back to Japan.....

她回日本了……

“For how long?”

“去多久？”

“Mammy said forever.....”

“妈妈说永远……”

“For how long?”

“去多久？”

“Mammy said forever.....”

“妈妈说永远……”

I can’ t help recording her voice in mind. Those words keep appear in my brain, around my ears.

我再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她说的那些话不停歇地在脑海浮现，在耳畔回荡。

“For how long?”

“去多久？”

“Forever.....”

“永远……”

Forever..... Forever..... How long is the “forever” ? For two years? For five years? For ten years?.....

永远……永远……永远有多远？两年？五年？十年？……

How will the life become without Hinata? I’ ve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question before, but now I have to think about it, because from now on, my life is without Hinata.....

没有日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有想过。但我现在该去想想了。因为从现在起，我的生活里真的没有日向了。

Himawari sleeps peacefully in my arms, as if she doesn’ t realize that she has already lost her mammy. How similar, her dress, her haircut, her cheeks..... How can they be that similar to Hinata’ s.

向日葵安详地睡在我的臂弯里，好像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妈妈。多像啊，她们的裙子，头发，脸颊……

Suddenly a pearl is dropped on her chinks again and it spreads again and streams down again. However, this time, it’ s not from Hinata’ s eyes, but mine instead.

一颗珍珠再一次落在她的脸颊上，再一次溅开，再一次滚落下来。然而这次，那颗珍珠不是日向的，是我的。

It takes me a long while to accept that Hinata has left me, after realizing that while holding Himawari, it’ s impossible to hold Hinata’ s h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loss of touching means the loss of everything.

我过了很久才真切地体会到日向的离去。我发现不论我怎样搂紧向日葵，都再也无法牵起日向的手。没了触碰，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I hold Himawari's hand tightly, as if it's Hinata's, and sing song for Himawari, as if Hinata is singing also along with me.

我紧紧拉着向日葵的手，就像拉着日向一样；然后唱歌给向日葵听，就像日向也在一起唱。

“[Singing]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

“【唱】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

……

“[Singing]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auld lang syne?”

“【唱】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I cradle Himawari in arms, singing quietly for her in whisper to avoid being heard.

我轻摇着怀里的向日葵，小声唱着，生怕被听见。

Mammy is preparing a big meal outside in kitchen, to celebrate independence, as she said. Truly it's like an extreme big festival today, no less than lunar new year.

妈妈正在厨房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说是要庆祝独立。今天真的像过节一样，一点也不亚于除夕夜。

Thanks to the sound of cooking, she doesn't catch my voice of singing. Therefore, I get to play with Himawari for more time..... with only myself.....

多亏了做饭的声响，她没能听到我唱歌。这才让我能跟向日葵再多玩一会儿……只我自己……

It is after parting with Hinata that I begin to observe Himawari in detail. I've stared at every flowers on her dress, touched the “butterfly” over and over again.

自从与日向分开以后，我常常仔细地观察向日葵。我看过她裙子上的每一朵花，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她背后的那只“蝴蝶”。

I'm used to playing with Himawari. However, unlike before, every time I hold her in arms, I almost forget to cook for her or wave her to sleep, instead, I just stare on her quietly, as if the world is not there.

我渐渐习惯了独自一人与向日葵玩，但与从前不同。每次我只把它抱在怀里，我总是忘记给她做饭或者哄她睡觉。我只那么盯着她，静静地看着她，好像世界都不在了。

“Overthrow Japanese imperialism! Long live Korea!”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韩民国万岁！”

“Long live independent Korea!”

“大韩民国独立万岁！”

People are still yelling outside. The voice is brought into my room through windows, bringing up a strange stream into my heart.

外面，人们还在叫嚷着。呼喊声从窗户钻到房间里，在我心里掀起一股奇怪的波澜。

It reminds me of mom's words.

那些叫喊声让我想起了妈妈的话。

As I asked why those people are so eager to “overthrow Japan”, mom told me a lot which I couldn't quite understand.

我曾经问过妈妈，为什么人们那么想要“打倒日本”，可我并不能完全听懂妈妈的回答。

However, I remembered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there was a really kind aunt with curly hair, visiting my house and played dolls with me. She promised to come back again someday, but not indeed from then on. I asked mom for reason. She told me that she'd gone to a beautiful place and would stay there for a long time.

记得在我还小的时候，有个梳卷发的阿姨来过我家，她特别和蔼，还陪着我玩过娃娃。她说过她还会来的。可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她。我问过妈妈，她说她去了一个很美的地方，要在那里待上很长的时间。

However, she has just told me it was those Japanese people who sent that kind aunt away to the place and she couldn't come back forever.

然而，就在刚才，妈妈告诉我，是那些日本人把漂亮阿姨送到那个地方去的，而且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Still forever.....

又是永远……

Forever is a scary word, for it means I'm not able to see her for a long time, for it causes tears rolling down from Hinata's eyes.

永远是个可怕的词。它意味着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见到那个阿姨，它会让泪水从日向眼眶中流下来。

“Overthrow Japanese imperialism! Long live Korea!”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韩民国万岁！”

Japan.....

日本……

Hinata's daddy and mammy are Japanese. Sometimes I saw her daddy in lime as well, chatting with unfriendly soldiers, and her mammy aside him, with a pillow tighten on her back.

日向的爸爸妈妈是日本人。有时我看到他爸爸也穿着黄绿色的军装，和那些并不友好的士兵们谈笑。她妈妈就在他旁边，她总喜欢把一个枕头系在腰的后面。

Hinata is a Japanese, too. She wears different dress from me, having a cute short haircut, but... but... she is not a Japanese actually... She is a nice girl who used to play with me... She is not in those who sent the beautiful aunt away... She is not...

日向也是日本人。她的衣服和我的不同，她的发型很可爱，可是……可是……她并不是日本人……她经常和我一起玩的……她是个好人……她不是把漂亮阿姨送走的人……她不是……

“Overthrow Japanese imperialism! Long live Korea! Long live independent Korea!”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韩国万岁！大韩民国独立万岁！”

People are still shouting...

人们还在叫嚷着……

In my arms, Himawari is still sleeping...

向日葵还在我怀里睡着……

Then, outside door, my house becomes crowded...

门外，家里变得越来越嘈杂了……

“Unyi! Come outside! lunch is ready!” I hear mammy's shouting, “Everyone has arrived except you!”

“云伊！出来！饭已经好了！”我听到妈妈在喊我，“大家都来了，就等你一个了！”

“Sure, I'll come down soon.”

“好的，我马上来。”

I stop cradling and put Himawari lying in bed.

我让向日葵躺在床上。

“Overthrow Japanese imperialism! Long live Korea!”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韩民国万岁！”

No... it's so obvious... it's so easy to see Himawari through the window...

不……这儿太明显了……他们很容易从窗外看到向日葵的……

Then I put her to stand on floor.

我让她站在地上。

“Unyi! Come outside!”

“云伊！出来！”

“A second!”

“马上！”

On floor is still obvious. Then where to put her...

地上也太明显了。把她搁在哪儿呢……

“I'll come soon!” Glance at the bed, I scramble under the bed, and put her in the middle of the shadow.

“我马上就出来！”我瞥了一眼床下，我爬进去，把她放在影子的最深处。

From then on, I'm not dare to take her out anymore until 70 years passed.

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敢把她拿出来，直到七十年后。

.....

It's still August 15th, but in 2015.

依旧是八月十五日，但是，是在 2015 年。

There is no shouting outside anymore, but on the television instead.

没有人在外面叫喊了，但是电视上有。

“It's Liberation day today. Our president Park is there to celeb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us getting rid of colonial of Japan.”

“今天是光复节。我们的朴槿惠总统在此庆祝大韩民国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七十周年。”

It's a little late, and it's dark outside. My

granddaughter is playing somewhere in my room.

天色有点晚了，外面早已是漆黑一片。我的孙女在房间的什么地方玩呢。

“Granny!” her voice suddenly rises, but sounds like being covered by something, “I've found a doll here!”

“奶奶！”哪儿突然传出了她的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盖住了一样，“我找到了一个娃娃！”

I turn around. I can't see her, but hear her voice coming out under the bed.

我回过身，不见她人。声音是从床底下传出来的。

“How can you find doll from there? Come out. It's dirty under the bed.”

“那儿怎么会有娃娃呢？快出来，床下面多脏啊。”

After a while, the little girl comes out with some dust on her cheeks, hands and hairs, and with a dirty china doll in her hand.

不一会儿，这个小女孩钻了出来，脸上、手上、头发上都挂着灰，手里拿着个脏兮兮的瓷娃娃。

“See, Granny!” She hands me the dirty doll.

“奶奶，看！”她把那个脏娃娃递给我。

I can't remember when and why I put it under the bed... It's not a good place for a doll actually... and it indeed seems like an old-fashioned doll and has been put there for a long time...

我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又是为什么要把这个娃娃放到床下的了……那儿的确不是个放娃娃的好地方……它的样式有些过时，看起来在床下放了好一段时间了……

Wait... wait...

等一下……

I'm a little familiar with her face... her haircut... her dress... round face... short haircut... pink dress with blossom cherries...

她的脸好像有一些熟悉……她的发型……她的裙子……圆圆的脸……短短的头……粉色的带樱花的裙子……

Yes... There are something coming into my mind suddenly... Himawari... Hinata...

是的……什么东西一下子飞进我脑子里……向日葵……日向……

I feel like I've been hit by something, like a light, then all memories just come streaming into my mind like a flood.

我感觉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像一道闪电，所有的回忆都一股脑儿涌入我的脑海里。

I pick up a towel.

我拿起一块毛巾。

I scrub it gently. After every scrub, I can see her face clearer and more beautiful than before. However, it's not easy for me. My hands are not under well control... They tremble all the time, especially when I want them to do something, just like now.

我轻轻地擦着它。每擦一下，她的脸就更清楚一些，更漂亮一些。然而，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容易了。我的手总是不受控制，一直在颤抖，尤其是当我想要它们做些什么事的时候，就像现在。

I concentrate all my force on scrubbing her, her face, her hair, her...

我用上全身的精力来擦，擦她的脸，擦她的头发，她的……

No, be careful, no...

不，小心，不……

Constant tremble makes it hard for Himawari to stay in my hand anymore... She falls... from my hands... to the floor...

持续的颤抖使向日葵不能安稳地待在我的手心里了……她掉了下去……从我的手上……掉到地上……

Suddenly, a big sound is made.

突然，一声巨响。

Suddenly, Himawari becomes pieces.

突然，向日葵成了碎片。

I pick up Himawaris slowly... one piece... two pieces... three...

我慢慢地捡起向日葵……一片……两片……三片……

……

“Would you like to be her mammy?”

“你愿意当她妈妈吗？”

“I prefer daddy.”

“我更想当爸爸。”

……

“Unyi! How is the laver?”

“云伊！紫菜怎么样了？”

“Perfect! Let me continue cooking.”

“特别好！我要继续做饭了。”

……

“Back to Japan? Why?”

“回日本？为什么？”

“I don't know either..... They said our home is there..... Though..... Though I've never been there before.....”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那是我们的家……虽然……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那儿……”

“For how long?”

“去多久？”

“Mammy said forever.....”

“妈妈说永远……”

……

“[Singing] Should old acquaintances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s be forgot.....”

“【唱】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

My throat is too tough to sing more... My eyes are

covered with tears and my hands tremble more and more violently... I try to go on singing, to pick up another piece on floor, but I fail...

我的喉咙越来越紧了……眼睛被泪水浸得看不清了……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了……我想要继续唱下去，想要继续捡起地上的碎片，却力不从心……

“[Singing]Should old acquaintances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s be forgot, and auld lang syne?”

“【唱】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It's not my singing, but granddaughter's instead... though she doesn't know what this Japanese song is really about...

这次唱歌的不是我，而是我孙女……虽然她并不知道这首日语歌究竟是在唱些什么……

June, 7th, 2016

At the Library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16年6月7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文稿写成于

2016年6月12日

国家图书馆

## 【Postscript 后记】

Several days before, I've eventually made an end of story writing. It was a quite long process of creating the whole story, which cost more than three months.

几天前，我终于写完了这部小说。整个创作过程是一个有些漫长，一共用了三个多月。

Actually, this is not my maiden work of story writing, but the one I love most, t least up to now.

事实上，它不是我的处女作，却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部。

There is a sentence which left really deep impression on me. It was said by a famous singer when he was teaching a child how to sing, “No matter what you are singing, emotion is always on the first place, while skill is on the second.” I believe that in this situation, writing is the same as singing.

曾有一句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是一个著名的歌手在指导小孩子唱歌时说的：“不管你在唱什么歌，情感永远是第一位的，技巧永远在第二位。”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和唱歌是一样的。

This February, I went to the US for study where I made a lot of Japanese friends. I'd never expected that friendship special until I was about to come back. As long as memories about them come into my mind, tears become

uncontrollably, then I come to realize how heavy this friendship is in my mind. I've thought about why it can have such a strangely huge influence on me, and the only reason I could figure out is that they changed my opinion towards friendship beyond national boundaries. They erased the gap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hich I think is almost the deepest gap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 was their amity and kindness that melted the hardest part of my heart and made it the softest.

今年二月，我去了美国做交换学习，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日本朋友。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段友谊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我将要返程的时候。只要有关他们的回忆冲入我的脑海，泪水就会变得难以控制。然后我才渐渐体会到这份友谊在我心中沉甸甸的分量。我曾想要知道为什么它对我的影响会这么大、这么奇特，而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它改变了我对“跨越国界的友谊”的看法。它擦除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裂缝（那道裂缝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深的了）。日本朋友们的真诚与友好融化了我心中最坚硬的部分。

I believe that even though no war happe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now, the historical enmity continues its influence, which may eventually cause tragedies between normal people. It's not as big as the case for life and death (sometimes it just makes the friendship hard to form), but no matter how small the tragedy is, it's still a tragedy.

我认为，虽然当今的两国间没有战争发生，但历史遗留下来的仇恨依然会影响我们，最终酿成普通人之间的悲剧。这种悲剧不会像生与死那样严重（有时只会使友谊的产生变得不那么容易），但不论有多小，悲剧终究是悲剧。

Therefore, I chose "friendship beyond national boundaries" as my main topic.

因此，我选择“跨越国界的友谊”作为我小说的主题。

It seems interesting that I've experience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but finally created a Korean girl as the main character. It's because, firstly, there are too many stories about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our country. Besides, while telling a story about our own, it's quite hard for people to read and judge it rationally. To weak the subjective influence, I chang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ory to our "neighbor", Korea.

说起来有些有趣，我经历的是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友谊，但最终却选择把主人公塑造成一个韩国女孩。因为，首先，在我们国家有太多太多关于中国与日本人的故事；其次，“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我们在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时，心平气和地阅读和评论变得不那么容易。为了削弱主观情绪的影响，我选择把小说的背景换到我们的“邻居”，韩国。

Actually, this story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I

expected at the beginning. Originally, the Korean girl Unyi was a negative example, who was totally influenced by enmity education, considered her friendship with Hinata as a fault, and finally told her granddaughter to hate Japanese people. However, While I I was having trouble in making balan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humanity, my mom suggested me in brief words, and it was this suggestion that left huge influence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story creating.

事实上，这部小说与我最开始的构思有些不同。原本，那个韩国女孩云伊是个反面角色，她被仇恨教育改变，认为之前与日向的友谊都是不解世事时犯下的错误，在结尾处她告诫孙女要憎恨日本人。然而，当我纠结于如何使人性和教育在小说中得到平衡的时候，我的母亲给了我一个建议。那句话很短，却影响了我整个的写作过程。

"if you are not talented enough on writing, you'd better let yourself be the main character." she said to me, "if you love your Japanese friends and consider this friendship as treasure, it's way too difficult for you to create a girl who hates them, and make the girl vivid."

“如果你还没有足够出色的写作能力，你最好把自己当作主人公。”她说，“如果你自己喜欢日本朋友，并且珍视这段友谊，要让你写出一个恨他们的人，还要写的生动，确实不容易。”

Hence, I changed the ending, but to make her characteristics more likely to a real child, I persisted in planting some seed of enmity in her mind. Then, She became confused and struggled between the enmity education and her own friendship. In this "competition", the huge power of education won, and she thought her friendship wrong, but not that radically. The friendship was still considered precious after 70 years.

因此，我对小说的结尾作了修改。但是，为了让主人公具有小孩子的特质，我坚持埋藏了些仇恨的种子在她心里。于是，她在仇恨教育与自己的友情之间徘徊挣扎。最终，在这场较量中，强大的力量使教育占了上风。她认为自己的友谊是错的，但没有那么激进。七十年后，她仍然很珍惜这份友谊。

Nevertheless, though that idea is regarded to be perfect, my insistence still failed. While the writing came to the parting between Unyi and Hinata, I couldn't control my emotion any more but burst into cry. It reminded me of my Japanese friends and I. I was painful while describing their parting, and this feeling became much more stronger when I have to make friendship compromise with enmity. I tried to calm myself, and the only way was to change the story.

然而，虽说这个设计看上去相对完美，但我的坚持最终还是徒劳的。在写到云伊和日向分别的那个场景时，情感的强烈让我，几次写着写着就哭到不能自己，心上的痛感是写作无法继续。她们让我想到了我和我的日本朋友们。描述她们的分别本来就很痛苦，让她们的友谊在仇恨面前妥协，就像一根锥子深深地

扎进我的心里。我一再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然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这个故事。

Therefore, the story finally become what it is now. Despite enmity education, Unyi hid the friendship and never considered it as a fault. Even 70 years past, she could still remember it and considered it as treasure. Besides, it was at that time when the two clues have extra meanings. (There are two clues in this story, the doll called Himawari and the song named “Auld Lang Syne”. At first, those two objects are just clues, which help to make the story become an entity.)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Himawari was broken by mistake, and old Unyi sang “Auld Lang Syne” once more. What I try to show is that though the friendship itself was destroyed by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Unyi and Hinata parted after Japan’s surrender.) the spirit of it still exists. In another word, In metaphor, the china doll represents the concrete friendship, whereas the song means the the spirit. What’s more, I made the granddaughter to imitate singing, to show my hope of continuation. The granddaughter didn’t know words of that song (because it’s in Japanese), but still imitated singing, just like she had no idea what had happened to her grandmother, but the seed of pure friendship, which is regardless of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etc was planted into her mind.

因此，小说成了它现在的样子。尽管有仇恨教育，云伊依旧坚守着这份友谊，把它藏在心里，从来不认为它是错的。即使七十年过去了，她依旧记得并珍视这份友谊。也是在这个时候，两条线索拥有了它们更多的含义。（小说当中，有两条线索：那个叫“向日葵”的娃娃，和歌曲《友谊地久天长》。原本，这两个线索仅仅是线索，仅仅是为了把故事情节串联起来，使小说有整体感。）在小说的结尾，向日葵被不小心打碎了，老去的云伊再一次唱起了《友谊地久天长》。我想要表达的是，虽然这份友谊本身被历史和政治因素摧毁了（日本投降后，日向和云伊就分开了），但它的精神依然存在。换句话说，瓷娃娃象征着友谊本身，而那首歌则代表着它的精神部分。此外，我让云伊的孙女模仿着唱歌，寄托了我对传承的希望。孙女并不知道这首歌在唱什么（因为它是日语的），但仍在模仿，就像她并不知道在奶奶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但纯粹的友谊的种子不受历史、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已经播种在她心里了。

To make the whole life process of Unyi to be contained into a short story, I divided her life into several part and chose seven key moment from it. The time order of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was borrowed to show the specialty of child’s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ir friendship and the outside environment.

为了在小说中展现云伊整个的生命过程，我把她的一生分为了几个部分，并且从中挑选了七个关键的时刻。我借用了《瓦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的时间

顺序，使小孩子的性格特质得以展现，并且使她们的回忆与外界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special meanings in characters’ names.

此外，人物的名字也有它们特殊的含义。

Hinata, name of the Japanese girl, and Himawari, name of the china doll, were given by my Japanese friend, Kobayashi Nao. The former means a place where the sun shines on, while the latter means sunflower. They are beautiful names which are opposite to the reality of their friendship (it was destroyed and could only be stored in shadow). Meanwhile, Unyi, name of the Korean girl, were given with the help of my Korean friend, Choi Ji In. It is homophobic to “Yunni” in Korean, which means “clouds and mud”, having the extended meaning of “extremely huge differences”, show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Korean girl and Japanese girl (the tragedy is destined because of the huge difference).

日本女孩的名字“日向（ひなた）”和瓷娃娃的名字“向日葵（ひまわり）”是我的日本朋友小林奈央（こばやしなお）起的。前一个名字的意思是“向阳处”，而后一个是“向日葵”的日语。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和她们友谊的现实形成了强大的反差（她们的友谊被摧毁了，而且只能被藏在阴影里）。同时，韩国女孩的名字“云伊（운이）”，是在韩国朋友崔智仁（최지인）的帮助下起的。“云伊”，在韩语里与“云泥”是谐音，有汉语成语“云泥之别”的含义（象征着巨大的差别注定了她们的悲剧）。

That’s why Hinata’s family names is Kobayashi, and Unyi’s is Choi.

这就是为什么日向姓“小林（こばやし）”，云伊姓“崔（최）”。

Thanks for Kobayashi Nao and Choi Ji In who named my characters, my British friend, Ofelia Khan, who corrected grammar mistakes for me, and those who once listened to my story during its conception, gav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suggested me with various of fresh ideas.

感谢小林奈央和崔智仁为我的主人公起名字，感谢英国朋友阚飞舞帮我修改语法错误，还有那些在我创作期间听过我的故事，提供过背景知识，提出过修改建议和新鲜观点的人们。

This short story is actually the homework for class, but I didn’t write it merely for homework. From the beginning, when I was expecting to create an ironic story to warn, to the end, when I eventually make it to a pure story of friendship, I feel like having taken a long journey. (It’s interesting that my compromise with my emotion finally made the insistence of the main character.)

这部短篇小说其实只是一份作业，但我并没有仅仅把它当做作业。从一开始警醒世人的讽刺小说，到后来的关于纯洁友谊的小故事，我感觉像是走过了一

段很长的旅程。（很有趣的是，我对自己心绪的妥协，最终却成就了主人公的坚守。）

All in all, I' m there only to tell a story of pure friendship between a Korean girl and a Japanese girl in 1940s. A little impression is enough. At lease, every time I hear the song "Auld Lang Syne", this tiny story appears in my mind, a little sad, but a little warm.

总之，我只是在这里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940年间，韩国女孩和日本女孩的纯粹友谊的小故事。留下一点点印象已经足够了。至少，当每次我听到那首《友谊地久天长》，这个小故事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一点点伤感，一点点温暖。

June, 11th, 2016

At Home

2016年6月11日

于家中

中文稿写成于

2016年6月12日

国家图书馆

# 水仙已乘鲤鱼去

文  
—  
谢雨函

你可曾遇见这样的人？他眉眼如画，他的心清朗如月。你可曾听过这样的故事？那是岁月轮回中一场刻骨的爱恋，是一生未说出口的誓言，是那一人痴妄又曾经熊熊燃烧的心。你可曾为这样的故事停留驻足？隔着经年的空气，它在一个人的记忆里孤独的老去，无人提起。

昏暗的光影里，荧幕上赫然写着“霸王别姬”四个大字。字迹已斑驳脱落，正如这一段泛黄的记忆，和着老旧唱片咿咿呀呀的声音，微微的闪着光。可它早已在你的心底种下款款深情。对每一个曾见证这场戏梦的人而言，“霸王别姬”四字仿佛梦魇，它成就了你心底绮丽无比的一场梦幻，耿耿于怀的一场记忆，和割舍不掉，释怀不了的一段情。

痴心。痴妄。痴情。

是戏里的蝶衣，亦是看台上抽离不了的我们。

独思。独饮。独醉。

倾倒的酒杯，散落的戏服，是他眼角眉梢的哀怨幽愁。

还要用怎样的词眼去描摹蝶衣的模样？“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此境非你莫属，此貌非你莫有”。舞台上的他，眼波流转，一颦一笑，都将那台下人们的心揉碎在他澄澈的眉目里。喝彩声起，他在那块写着“芳华绝代”的牌匾前款款欠身，低头的那抹温柔，将谁的世界点亮了呢？

他们说戏子无情。蝶衣摇头。无情的不是戏子，是人心。

对蝶衣来说，他能真正拥有的，也不过是一个“情”字罢了。

情是无法理喻的深陷痴缠，是妒恨煎熬，是抵死缠绵。是鱼死网破的挣扎，是遍体鳞伤的惩罚。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

他笃定的说他要和师哥演一辈子霸王别姬。其实他从未开口诉说他对他师哥的爱恋，他不愿别人知晓，也不愿这个世界听到他的心。这句“一辈子”，大概是他一生最露骨的表白。他为小楼画眉，他的心里眼里写满了爱慕，那是他最欢畅的时刻，在那一刻，他就是他的虞姬。奈何言者有意，听者却无心。“霸王”找到了他的“虞姬”，蝶衣还独自沉浸在“虞姬”的美梦里。

他信誓旦旦的许诺，他把真心全部交付，得到的却是一一次次被鞭笞的痛。

“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

其实小楼这话不假，蝶衣的确是真虞姬。他对霸王的情，对小楼的情，对京戏的情，从一而终，纯粹至极。他不曾辜负谁的真情，只可惜他的真心被俗世的泥潭淹没，没有归宿，没有回音。

他可以为日本人唱戏，他可以抛弃尊严求四爷归还宝剑，那样骄傲的一个人，会为了一个人，一份情，一颗心，交付自己的所有。

他永远在原地停留，等待着一个人的回眸。

他又从不妥协。玉石俱焚也好，天崩地裂也罢，他决不能接受背弃艺术，背弃他的爱恋，他的痴心。他决绝的将戏服一把焚烧，又决绝的离开舞台，他只要纯粹的爱，不屈从的爱，不妥协的爱。如此痴心，深情，终究只能落得独自寂寞，沉沦。

小楼不理解。他认为跟性命相比，人的情感是不值分文的。对妻子的情，对师弟的情，对京戏的情统统都能抛弃，只要能让他有机会活着，

被押解在街上游行，被迫跪地认罪的时候，小楼没有犹豫的出卖妻子，出卖蝶衣。那个时候，蝶衣心中燃烧着的痴心，痴情，是被彻底的碾压，扑灭了吧。

故事的最后，多年未见的两年最后一次在台上重逢，蝶衣为他拔剑起舞，也最终为他而死。他要像虞姬那样死去，他要告诉自己的心，他生生世世，都只愿意做霸王的虞姬。



他曾痴痴的陷在那段纸醉金迷的闹剧里，他也曾冷眼看过世间众生丑陋的面具。梳妆台上那支勾勒眉脚的笔，被厚厚的灰尘掩埋的那封信，那座花冠，那件金缕衣，那把宝剑，那场戏，一起编织了那场绮丽梦，诉说着那段不为人知的情。

水仙已乘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

他已安静的合衣睡去，窗外是落英缤纷的时节，还有离人的哒哒马蹄。

他向世人挥挥衣袖，从此不理朝夕。

就此别过吧，他说。他要幻化成人们记忆深处那场迷蒙的雨季，他要走向有一树树花开的屋檐，他还要去赴一场隔世经年的约定。

# 轮回的愚者

文一有希子

注：本文含有大量《魔法少女小圆》、《魔法少女小圆剧场版》及《Fate/stay night》（后文简称FSN）、《Fate/zero》（后文简称FZ）、《Fate/unlimited blade works》（后文简称UBW）剧透。

「これこそが人間の感情の極み、希望よりも熱く、絶望よりも深いもの、愛よ。」

——晓美焰

“这才是人类感情的极致，比希望炙热、比绝望深邃，是爱。”

——晓美焰

正如在片头引用的句子一样，这是一篇中二满满的文章，不过如果你能暂时关掉心里的弹幕的话，大概可以听听后面我要说的是什么。

有一天看到“知乎”上有人在评论虚渊玄<sup>①</sup>时，说他隐隐有一种英雄情结。当时我看了并未有多么印象深刻，反倒觉得现在这个年头，哪个小说家剧作家没有点英雄情结，不然那些动漫电影里的英雄何以存在？不过在笔者又仔细观察了虚渊玄笔下非常著名的人物——晓美焰之后，不禁深以为然。并且发现《fate》系列中的卫宫父子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本文在此深入分析一下晓美焰和卫宫士郎，看看虚渊玄和他好友奈须蘑菇<sup>②</sup>的英雄情结。

先科普一下几位人物的主要身世，已经了解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

卫宫切嗣，日本轻小说《FZ》及其衍生作品中的角色。第四次圣杯战争中Saber的Master（御主），卫宫士郎的养父，被称为“魔术师杀手”的男人。虽

然是希望世界和平的梦想家，但实践时却是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有着极为沉痛的过去和悲伤的回忆。

——百度百科“卫宫切嗣”

卫宫士郎，游戏及同名动画《FSN》中的男主角，穗群原学园高中部二年级学生，十年前冬木市第四次圣杯战争引起的火灾中唯一的幸存者。因为和卫宫切嗣的约定而以正义伙伴为目标，由于小时候的经历而拘泥于救助生命，持续苦恼着。在第五次圣杯战争中作为Saber的Master（御主）出场。

——百度百科“卫宫士郎”

晓美焰，转学首日就对圆和学校环境异常熟悉，成绩出众、运动万能，并且在同学口中有“美人”之称。表面上冷漠而难以接近，其实只是在用这外表掩饰内心的温柔。被热情的鹿目圆所拯救并成为好友，后来在鹿目圆死去后与丘比签约，许下了希望改变鹿目圆命运的愿望，亦为了守护她而不断地在同一段时间里重复徘徊。

原本是个彻底的废怯少女，但是在小圆的感染力之下，迅速摆脱了自卑情绪。为了改写小圆死去的结局，从受助者转变为施助者，她许愿退回一个月以前来改写历史。因此她也获得了控制时间、穿越平行宇宙的能力。在轮回中一步步走向成熟，变得冷酷无情，但内心依然善良。

——百度百科“晓美焰”

那么就先从笔者比较喜欢的晓美焰说起，在《魔法少女小圆》正篇中（也可以说是剧场版前两部的内容中）晓美焰的角色定位可谓经历了几个转折，洗白得就像加了两瓶消毒液，差一点就能赶上斯内普教授了（无恶意，笔者非常喜欢斯内普教授）。在正篇的

<sup>①</sup>虚渊玄，日本的剧作家、小说家、脚本家，游戏公司Nitro+董事，是NITRO社中少数核心之一。自称“爱的战士”。代表作有《FZ》、《沙耶之歌》、《鬼哭街》、《魔法少女小圆》等。

<sup>②</sup>奈须蘑菇，日本知名脚本家与小说家。代表作《FSN》、《月姬》、《空之境界》等。与虚渊玄是中学以来的好友。

最后，我长吁短叹，感叹姐妹情深，羽化成仙（神）……但目睹着无数次重复时间只为救赎小圆的小焰在没有小圆的世界里生活下去，笔者还是十分心痛的，那时已经被这个安静坚定的女孩圈粉了。本来以为这情节转折已经足够丰富，但后来果然发现自己还是太年轻，看了《魔法少女小圆剧场版：叛逆的物语》之后才知道什么叫转折，什么叫扎心，什么叫“爱的使者”绝非浪得虚名（哭哭）……在经历了此处省略三万字的复杂过程之后，晓美焰选择了变成恶魔，分裂出小圆的一部分，重建世界，为的是让小圆能够作为一个普通人幸福地生活下去。其实，回顾《魔法少女小圆》的全部剧情，就会发现这一直都是小焰的行动指南，是她最终的目标，无论放弃什么、变成什么都要达成的目标。第一次轮回中她变成魔法少女是为了小圆，此后的无数次轮回也是为了小圆，而最后变成恶魔虽然手段有些激烈，但还是为了小圆。这么说的话小焰就像个偏执狂，为了让小圆能够幸福快乐，她万死不辞，这就是她心里的情结。

接着来看著名的《fate》系列中虽是男主角却莫名人气都比不过数任女朋友的卫宫士郎，他的故事更明显，他的执念就是从他爸爸卫宫切嗣那里遗传来的。

“成为正义的伙伴”这一深深的执念，曾经卫宫切嗣为此亲手杀死老师、妻子，在圣杯战争里拼死争斗，最后大火烧遍了冬木市，几乎让他崩溃。年老的卫宫切嗣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找寻到了救赎，却莫名来了个父业子继，“成为正义的伙伴”让那个孩子充满希望，却又耽误了他的一生。在UBW动画里，Archer与士郎相见，明明都是一个人偏要吵来吵去还要杀个你死我活，连中二的我看着都有些尴尬癌发作，但Archer在漫长的时间里作为不死的英灵经历的绝望，又怎是你我能够想象？其实士郎也是个执迷不悟的傻子，想

要做“正义的伙伴”，竟然把自己的一辈子都赌了进去。选择成为“守护者”，以为是梦想实现的开端，其实只是没有止境的悲剧的开始。又想起《FZ》里卫宫切嗣的“海上破船寓言”，当时我感到不寒而栗，现在想来，那时“正义的伙伴”已经不是目标，而成了切嗣心里可怕的执念。士郎比他的爸爸更加善良单纯，但这个愿望最终也没有带给他多少幸福。“卫宫满门皆英烈”，此处默哀三分钟。

所以，虽然两个人物并不是完全出自同一作家之手<sup>③</sup>，但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共同点。他们的心里都有一个无论如何都想要实现的愿望，虽然不是为了自己，但却频频招致灾祸，为了能向这个愿望迈进，他们最后都承担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失去了无数珍贵的东西。

晓美焰最终变成的魔女象征着“轮回的愚者”，就像她用时间魔法重复了一次又一次，而这个名字似乎也可以用来形容士郎，过去与未来在Archer和士郎的眼里交汇。虚渊玄和奈须蘑菇都描绘了一个悲剧却伟大的，愚蠢却永恒的英雄形象。

<sup>③</sup>卫宫士郎是奈须蘑菇小说《FSN》中的人物，而卫宫切嗣是虚渊玄所作的《FSN》前传《FZ》中的人物。两位作者是好友，所以《FSN》与《FZ》风格虽有所不同但故事情节紧密联系。

# 走了啊

文  
—  
糖炒  
山楂

一

“你知道吗。你看这个世界的眼神让人恐惧，像是在看一个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东西。”

他捻起烟，云雾从他燃烧的指尖散出。我在云雾中摸索，想看清他的表情。

突然，他浑身上下开始生出刺。坚硬锋利。原本流在身上的泪珠，像水泡一样被刺穿，脓液漫开。场面变得恶心，我有点想作呕。

“瞧你，没出息，”他竟然嘲笑起我来，“像是在看滴满肮脏液体的垃圾。”

刚刚在他嘴角燃烧的火星猛地落在我手臂上，我不敢动弹，冰冷的皮肉发出滋滋的幸福的崩裂声。

“该走了。”他抬眼，歪嘴笑。我愣着，冰冷的手臂燃烧起来。

他抽走了我的暖，重新叼在好看的嘴角上。我看着他整个人在云雾中燃尽。

我认识他有多少年了，没有仔细数过。第一次见他时，他寒气逼人，只有手指间冒着热气。烟是他好看的手指，从未断过。我不能在烟雾中找到他的眼睛，只能看到不断吞吐热气的薄薄的唇。我从来都只能怯生生地躲在他又薄又锋利的唇下。

我害怕他，害怕他来，也害怕他走。靠近时，鼻腔会被呛到窒息，敏感的眼角会渗出泪水来。每当这时他都一脸厌烦，“有毛病啊”，一边说着，冒烟的手指就落了下来，暖暖的。我立刻止住了眼泪。

二

“走了啊。”

他头埋得很低，快要缩到胸膛里。周围都是黑影。原来天要暗了。

他转动了一下身子，有黏稠的东西拖在他身后，粘着整个地板。听到后面有抽泣声，他加快了脚步，

又使劲地扯了扯黏在地板上的影子。影子有点黏，他慌了。

“我\*。”

他骂了一句，身后有火烧了起来。影子终于扯断了。他匍匐在地，血淋淋地赤裸着。就在刚刚，他丢掉了一身皮肉。

他站起来，看着渗血的白骨。冰块一样的白骨在路灯下散着白光，冒着烟。他把头凑近灯光，竟有冲着灯光的飞蛾转过身朝他扑来。他的指尖的白骨上又生出了烟。

我记得他，还有最后一次见面。那是在一家高档餐厅里，桌布白得渗人，像失去了皮肉的白骨。他起先没有点烟，周围橙色的暖光映着他的眼睛，像是随时可以挤出水来。周围漆黑一片，他的眼睛像是吸收了所有的橙色的光，像我手臂上的疤痕，暖暖的。我把所有通道都关闭了，我只能看得到他的眼睛。像是从夜晚地铁深处传来的冷战，拂过，脸颊上结了一层细碎的冰碴。

三

天突然要黑下来了。

“又要走了？”

我别过头没有看他。

“又？为什么说又？今天晚上是我第一次给你说要走了吧。”

我想抓住他，可他捻着烟，火星点燃了他的指尖。我看着他燃尽，像焦黑的白纸。

我好像认识他，有些混乱，玻璃上的水珠越擦越模糊。我什么都看不清，带着花纹的手臂抓向云雾。可他明明就在我面前啊。他好像在讲话，上下唇蠕动，可我也听不清。灰色的烟雾中，有他黑色的轮廓。但

将手伸向黑色时，触感空洞。他好像没了，挖空了整个黑色的人影。呛人的气息突然抽离。

#### 四

黄昏降临。能感受到鼻腔中的烟味，有些东西开始燃烧了。

“我要走了。”

“嗯。”

我不认识他，只是觉得这个人好奇怪，捻着烟，满身插着刺，流着脓汁。我觉得恶心，只想远离。但不知何时，我浑身也开始长出那种刺。坚硬锋利。粘着脓汁。他好像说了什么。但我想不起来了。我被云雾裹挟着燃尽。天暗了下来，他没有出现。可我明明看见了他。虽然他再也没有出现。

# 癮

文  
一  
豌  
豆  
黄

远方山顶有一座高高的尖塔，突兀地戳进云里。棉花团不会喊疼，被钉在那里，偶尔还会流出些透明的血。人们把这叫做雨，生发万物的雨。塔底有一棵喜欢旅行的树，他已经枯萎了很久，但却没有消泯。他没有死，只是灵魂去流浪了。有时跟着北风，有时跟着蜂蝶，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独自上路。总之不会停下，更不会回来钻进棉花团血液滋养的躯体。他的命运本是被钉在这里，然后流出他干枯的血，去滋养下一个被钉着的谁。可是他拒绝。

秋千索把这个他臆想的故事叫做《癮》。每次下雨的时候，他都不会打伞。他被雨里的腥涩包裹了，望望山顶朦胧的尖塔，感到有些疼痛。想要逃，却被钉在那里了。他把这叫做“癮”。

秋千索是一个没有癮的人。香烟刺鼻难忍，酒精苦涩醉人，赌博不屑一顾，至于毒品和情欲，尚且还存在于古旧典籍堕落的故事里面。不管好的坏的，他的生活没有任何想要坚持的事情，他习惯放弃。或者说，他没有生活，只有生存。再或者说，放弃成癮。

把名字唤作“秋千索”，取自千百年前才女唐婉再见情郎物是人非的感慨之句“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他以为自己天生忧郁。但至今秋千索身体健康，精神正常，也还没有经历过什么生离死别、世态炎凉。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上普通的大学，做普通的工作，交普通的女朋友。他读过很多故事，随着文字的思绪遨游，他觉得他就是那棵喜欢旅行的树。可他又并不执念于旅行，只是往往有一种想逃进别人的故事里的冲动。

每个人都有故事。在每个故事里，有的人的身份就是配角，有的人的情节就是被遗忘。他把这叫做“癮”。

当瘦削的少年失了阳光的生气，撞上敏感的忧郁，便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可秋千索是天生忧郁的，只是终于到了心理学家名正言顺地给他贴上标签的年纪。他是一个安静而苍白的男孩，有着好看的睫毛。喜欢图书馆胜过篮球场，喜欢绘画胜过游戏，喜欢衬衫胜过T恤，喜欢川端康成胜过东野圭吾。有人喜欢他，可他觉得不值，所以抛开；也有人不喜欢他，可他觉得委屈，所以祈求。病态的矛盾，他把它也叫做“癮”。

“癮”是一个不太好看的字，正如它不太好看的意思。四四方方的病态，总是令人避之不及：正常人厌恶，上癮者逃避。卫道士们义愤填膺地抨击着“癮”，上癮者受尽屈辱地隐藏着“癮”。它生下来就是被钉在那里的，流出乌黑的血。“癮”不是滋养，而是腐败。

秋千索想起太宰治的《人间失格》，那绝望到极致叶藏背离了整个世界，对酒精上瘾，对毒品上瘾，对女人上瘾，对一切的堕落都来之不拒。因为叶藏坚信着无论做什么，都将徒劳无功的悲剧。癮不是救赎，而是慰藉，堕落的慰藉、生存下去的慰藉。

大家可怜着叶藏。可秋千索却觉得，比起叶藏，还有太多无“癮”之人更值得可怜。不，癮是无处不在的，不管怎么否认，有生存的地方，就该有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终究会被什么钉在那里，除了癮，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让灵魂出逃了。逃到哪里去呢？大概也不会是什么鸟语花香的天堂吧。

可是很少有人经得住癮的诱惑。只是，大家不可以承认，因为“癮”不可见人。人类都是倡导克制并消除癮的，一旦染上了癮，便失去了所有人格，连自己都嫌恶。这实在是一种更悲剧的可怜。

于是这个世上开始有两种人：一种在世上生活，

一种在世上生存。生活之人清醒地享受却安排着瘾，生存之人浑噩地遮掩却顺从着瘾。谁都逃不过瘾。只是，沙子粘稠的时候，就会想闭上眼睛；酒精浑浊的时候，就会想逃入梦境。可是，闭上了眼睛，还得行路；饮下了腥涩，还得清醒。

生活是归人的情结，生存是过客的上瘾。

秋千索如是想着，看着远方山顶的尖塔，想象上面有一只喜欢筑巢的云雀。他开始臆想一个新的故事，他把它叫做《瘾》。

# 理查之死

Athena



理查死了，在他失踪一天以后。

这是这个城市阴雨数日后的第一个晴天，星期日的草坪上躺满了渴望着夏天的人。他们戴着墨镜躺在沙滩椅上，幻想着眼睛一睁就能看到海岸线。他们对阳光以外的东西毫不在乎，常年以来人们用各种东西麻痹自己的神经。在精神上蒙着眼睛堵着耳朵跺着脚，像小孩子躲避讨厌的东西一样假装痛苦并不存在。

伊恩是第一个发现理查失踪的人，他是理查的舍友。伊恩在下午三点醒来，宿醉未消，脑海里零星闪过一些不知是幻觉还是回忆的片段。

他们昨天穿着黑色西装去参加宿舍舞会。

伊恩系着蓝色的领带，理查打了黑色的领结。

他们搂着穿着晚礼服的姑娘照了很多相。

有人吻了他们。

夜店里音乐震天，听不见说话声。

可是理查昨天跟自己一起回来了么，伊恩不太确定。他没有去敲理查的房门，两个月前学校发现理查吸毒而把他赶出了宿舍。那时伊恩和好些别的舍友都暗自庆幸自己运气好。这两个月来理查一直在朋友家寄宿，有时喝得太醉或太嗨，索性就在街上躺一晚。有一次醒来他在面前的酒杯里发现了几枚硬币，理查捡起硬币悄悄放到了旁边流浪汉的身边。

没有人不喜欢理查。很多人嗑药后都变得激动，把字母歌也唱得咄咄逼人。可他总是很温和，他会坐在角落里眼睛失焦地对每个人笑。如果有人问他“你还好吗”，他会抬起头用圆圆的眼睛注视着对方说“我很好”。他从来不会忘记再笑着回问一句“你呢”，然后认真地边听对方说话边点头。这世上有很多人只是出于礼貌与人问候，可是大家都觉得如果理查问你还好，他是真的在意你的答案。

伊恩换好衣服后叫上乔伊一起下楼晒太阳。草坪上坐满了人，他们随便把野餐布摊开在一块水泥地上，脱下上衣垫在身下，趴了下去。伊恩的头还有些疼，他和理查昨晚吸了K粉，去夜店前又迷迷糊糊地喝了

伏特加和威士忌。别人去派对前只是把自己灌醉，他们更喜欢嗨起来的感觉。很多嗑药的人不喝酒，一喝酒就恶心。他们年轻力壮，没什么不良反应。喝完酒后不但醒着的时候有幻觉，睡着后幻梦也一个接着一个，非常划算。他们俩试过很多毒品，大麻、摇头丸、K粉，甚至是宿舍地上里捡到的白色粉末。有一天晚上伊恩吸得过量，喘不过气，理查赶紧叫来了救护车。伊恩被警察和医生抬到了医院里，理查也不太清醒，可还是照顾了他一晚上。第二天出院时他们俩笑着自拍了一张，发到社交网络上，配字是：“疯狂的一晚”，二十分钟内得到了128个赞。

想到这儿，伊恩突然隐隐有些担心。他零碎的记忆里没有和理查一起回来的画面。要怎么找理查呢？理查的手机在之前一次狂欢时摔碎了，而他又没有足够的钱买一部新手机。

他坐起身来问乔伊：“昨晚理查跟你一起回来了么？”

乔伊玩着手机没有抬头：“他不是跟你在一起么，我昨天在夜店的吧台那儿看到你们俩了。”

伊恩说：“我后来可能跟他在舞池里散开了，三点夜店关门的时候我好像是和杰西卡一起回来的。”

乔伊说：“他昨天嗑药了么？”

伊恩犹豫了一下：“K粉。”

乔伊抬起了头：“你先在群里问问有没有人和他一起，他也不是小孩儿了。”

伊恩没有回答，掏出手机开始发信息：“有人现在跟理查在一起么？”

乔伊看到群里显示的已读信息人数越来越多，可是没有人回复。

晚饭时理查还没回来，有人开始设法联系理查的哥哥。理查的哥哥开始在社交网站上发布寻人的消息并且报警。警察一边安慰着他的哥哥，一边说会告诉他一切进展。

在这一天里，他的朋友们在社交网站上不遗余力



的转发着寻找他的动态和新闻。当地报纸的寻人启事里用了一张伊恩和理查的合影，那是理查失踪前最后一张照片。照相时没有开红眼模式，两人的眼睛闪着红光，带着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相片没有捕捉到理查脖子右侧上的纹身，据他说那是希伯来语的“狂欢”。人生苦短，这么多的日日夜夜，倘若不狂欢，拿来又能怎么样呢。

他是高中开始嗑药的，私立学校里有钱人家的孩子，总有无限的机会接触到毒品。他哥哥从不忌讳自己嗑药的事实，甚至有时会分点新东西给理查。理查中学六年不但成绩好，短跑也没人能比得过他。他其实不太喜欢橄榄球，但是被同学和老师推选成了队长，也就拼尽全力带着校队打到全国联赛前三。于是老师们对他嗑药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么过去了。

在理查失踪的一天后，担忧仿佛是压在朋友们心里的一块石头，很沉重，却从表面看不出来。学校忽然发邮件让一宿舍的人来开会，说得到了一些令人悲伤的消息，希望大家节哀。伊恩看到手机提醒时觉得有些迷糊，仿佛一下无法读懂文字。他心里似乎还能感觉到一丝与理查微弱的联系，如同蝉扇动翅膀时琴弦的颤动。仿佛他再等下去，就能在今天的晚饭餐桌上看到他。

他走进宿舍的客厅，看到另外很多张同他一样的不辨表情的脸。一个陌生的学校职工对大家说理查的尸体今早在建筑工地被发现。他试图爬上吊车，然后从高处摔下身亡，警方认为不存在谋杀可能。伊恩打开社交网站，看到理查的哥哥新发了一条状态，说收到了警方的消息，感谢那一万多转发的人。伊恩发送了一个哭泣的表情。

职员还在说话，伊恩听到了一些单词。如同攥着贝壳，拼凑不出海洋的样貌。然后他听到职员说，如果有需要，可以向学校申请，学校会根据情况给出缓考或直接所有考试及格的决定。

伊恩心里一动。他当然不是在开心。可他实在是

很需要这样的帮助。这一年醉生梦死，理查的死却成了他的免死金牌。他和一些别的舍友各自走向房间，又给好几条悼念理查的状态点了赞。

宿舍低沉了两小时三十分钟。然后大家在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恢复了笑容。伊恩不记得谁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整桌人笑得如打气筒一样，不断抽气吸气，并且发出空气被挤压后产生的尖锐声响。吃完饭伊恩对着屏幕发了一会儿呆，怀念理查的状态不断被自动刷新出来。每一条下面都是所有舍友的赞。窗外飘来了大麻的味道。楼上的人把音响开到了最大，天花板在微弱地颤动。这声音好像变成了固体，伊恩觉得喘不上气。他打开一个空白网页，在搜索框里输入了“缓考申请”。

伊恩没有去想，早在他发现理查失踪之前，理查就已经死了。那时理查的朋友们还在轰鸣的音乐中声音粗哑地唱脚步虚软地跳，手里的酒晃到了旁边人的晚礼服上。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夜晚。揉皱的华服，便宜的烈酒，掩盖了一切其他声响的音乐。没有痛苦，痛苦如同瘟疫，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必须被掩埋。这就像之前许多的夜晚一样，也将与之后的每个凌晨一样，因为这无限的人生总值得被挥霍。

这个夜晚唯独对理查不一样，他一个人躺在冰凉粗粝的建筑工地上，西服沾了灰。他看到天上的星辰越来越远，绿色的天空开始倾斜。鼓膜还随着音乐颤动，可他却不再能舞动。他会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等待着星期一一开始上班的工人走进来发现他，骂一句该死，然后手忙脚乱地打通报警电话。

他躺在那里想着，现在不太舒服，好好睡一觉，明晚还有狂欢。人生这么长，撕碎的每一天，不要就不要了。他想笑，像之前许多的夜晚一样。他想等着有人来问他你还好么。可他孤孤单单躺在那里，没了鼻息。

# 后半生的英雄

斯坦



在成都时，住的宾馆楼下有家电影院。我有时回去的早，就会下楼看个夜场电影。

其中印象深刻的一部是《金刚狼3》。我几乎从来不看超级英雄类型的片子，然而这部电影恰好带有很喜欢的元素——末日情怀，西部片，公路电影，而且它讲述了一个很残酷的主题：衰老。

金刚狼老了，老到看手机要带老花镜，老到得靠开出租车勉强维持生计，老到狼爪都生了锈。他曾经拥有惊人的超能力，曾经参加过南北战争、世界大战，曾经是漫威电影里人气最高的肌肉男。可现在几个小混混就能把他打趴下。

曾经的英雄，进入了他的后半生。

我喜欢的乐队也老了。

年轻时他们曾经那么意气风发，在金曲奖后台脱裤子，在酒店里裸奔。他们穿着T恤和板鞋表演，满嘴都是“改变世界”。他们成天住在录音室里，以一年一张专辑的速度挑战记录。

年轻时他们唱：“我想要走路有风，我想要做真正正的英雄。”

年轻时他们唱：“谁愿意和我，一起写一个传说。”

而现在他们老了。主唱的嗓子哑了，吉他手想和老婆去开家便利店，鼓手张口闭口都是他的宝贝女儿。

现在他们唱：“有时候好想流泪，却没眼泪。”

现在他们唱：“平凡的我也将回到平凡的世界，生活中充满孩子哭声、柴米和油盐。”

他们的时代终将要过去了，就像披头士、枪花、邦乔飞的时代已然过去一样。

曾经的“演唱会之王”，进入了他们的后半生。

我见过老妈年轻时的照片，很美，超像长泽雅美。听她大学同学说，当年老妈是系里的一枝花。

老妈现在依然很美。可她确实确实是老了。因为时间，因为家务，因为亲人的离世，因为她叛逆动荡的女儿。她依然爱逛街，爱烫头，可她也常常感叹皱纹。

我也见过老爸年轻时的照片，那时他留一头郭富城式的长发，出了名的聪明，在大学里写诗，听崔健和赵传的歌。

现在他老了，变成了学生嘴里的“那个秃头”，专注于养生，偶尔从我这里偷偷拿几本逻辑学的书去看，过不了几天就再悻悻地还回来，因为看不懂。

曾经的美女和才子，进入了他们的后半生。

我也老了。

高中的时候，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累，假期天天熬夜，一个寒假能刷50部电影。上课的日子，昨晚看小说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五点起床背书很轻松。

而现在的我即便坚持着跑步、健身，每天也需要靠咖啡来强打精神。记忆力下降了，反应也变慢了，有时甚至会出现“我刚刚想干嘛来着？”的情况。稍微一熬夜，第二天睡到中午都缓不过来，跟人争辩也老是被怼得哑口无言，事后才反应过来：“要是这么说就好了！”

我再也不是那个开场前扫一眼稿子就能拿下最佳辩手的少年了。

有次在麦当劳吃早餐，不知那天是会考还是月考，周围坐着三五成群的高中生，在埋头复习功课，穿着蓝白校服，背后写着“成都七中”。

他们留着清一色的寸头，穿五颜六色的运动鞋，脸上长着青春痘，一边抖腿一边讨论试卷。他们没多好看，可我就是无法把眼睛移开，贪婪地盯着这些十六七岁的小孩。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十八岁那年放的屁都是香的。

有一天，我上公交刷的再不是学生卡，而是敬老卡。

有一天，我开始封闭、僵化，成为别人嘴里的“老不死”。

有一天，我形容枯槁地走在街上，谁也不知道这

曾是个多么自由的行吟骑士。

现在我二十二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想爱，想吃，想穿越，想旅行。我知道生活是个不断受锤的过程，可我总觉得谁也锤不了我。

高晓松说，每个人最终都会被生活打败，所以在你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狠踹生活。因为生活绝不会因为你畏首畏尾、什么都没干而轻饶了你。

金刚狼戴着老花镜开出租，那些坐车的少男少女不知道他曾是个多么勇猛的战士。

“演唱会之王”开了家小店卖锅贴，那些来买早点的大爷大妈不知道他曾是多么才华横溢的偶像。

我们终将衰老、死去，因此青春才格外珍贵。

# 梅雨季恋人

艾理



## (一)

从六月中旬开始已经好多天没见到过太阳了，天阴沉沉的，随时都会下雨。整个城市散发着一股灰蒙蒙的金属味。梅雨的季节到了。

林夕每天5点左右下班的时候就一个人站在公交站下，每次大概都要等5分钟，身边的人面无表情匆匆地来往，有同事忘记带伞，边嗔怒地抱怨着边给男友打电话，可是她从来不会忘记带伞，因为她从来都是一个人——“所以才要自己关心自己啊，”每次给闺蜜打电话都会这样解释。

可是啊，可是最近却突然感觉难过起来，就是那天无意间翻到那张写着庄子沐的照片之后吧，她突然觉得日子开始难过起来。久违而又陌生的那种沉甸甸的感觉，一股脑儿地涌了上来，从心脏一路叫嚣着拥挤着卡到嗓子眼儿，连呼吸都变得费劲。她需要特别特别用力才能让空气缓缓地、从胸膛的缝隙里溜进去，酸酸的，夹着淋过雨水的湿冷的风。

她来到这个城市也有三年了，这儿真的很大，那么多高耸的楼房，那么错综复杂的街道，还有无数匆促的行人和疾驰的车辆，它们无时无刻不从她身边走过、跑过、错过，却都像一只只没有温度的怪物。

她看着一旁卿卿我我的一对小情侣，一边慢慢把重心后移，靠向栏杆，一边调整着呼吸。

## (二)

如果，如果，有一个人陪自己，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是不是，会好一些呀。她第一次感到，寂寞是痛的，像是吃一颗差一点点就要酸出眼泪的糖的时候，不小心咬到了舌头，那样措不及防的吃痛感。

林夕向四周看了一圈，离她五米多的地方站着一个女生，胳膊抵在护栏上正低头看着手机，站牌的后面站着一位背着手的老大叔，身后不时有自行车和外卖的电动车小心地绕着行人驶过，再后面是办公楼，还没有人再走出来，前面仍旧是一辆一辆载着灯光飞

逝的汽车。她深吸一口气，又深吸一口气，然后，在下一班车停稳的时候，突然拽住身边那个人的衣角，“你好，我知道可能有些唐突，但是……”她抿了一下嘴又深吸一口气，“可是，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一个人从她身后挤过去，三个人走上车，又一个人从前面经过，绕了一下栏杆，跑向对面。车开走了。

车走之后的路面上只有两只拉长的影子，林夕突然觉得手里的衣角灼热得烫手。在她松开的一刹那，衣角的主人回过身，他说，好啊。林夕愣了一下，明明，她还没有问……算了，她想，反正本来也是会问的，这样反而少点了尴尬。他们是见过的吧，或者，甚至，他是有点喜欢她的吧，否则怎么会答应，林夕脑子里乱乱的。可是，他还是个大男孩儿呢，她暗自想着，不管怎么说还是试试吧，本来就是自己先……，突然手腕一热，“该上车了”，男孩儿的声音干净又舒服。算是找对了吧，林夕仰起头，看见路灯洒在他头上的光晕，紧张地拼命向下压着嘴角，好像，已经不能后退了呢。

她登上台阶，车门在身后咣当一声关闭。在哄哄作响的引擎声里，汽车在这他们一同驶入已经看不清晰的被夜色吞没的城市。

“咚咚——咚咚咚”

林夕是被一阵闹铃吵醒的。她挣扎了好一阵，才终于睁开眼睛。七点半了。

窗外是没有阳光的清晨，灰蒙蒙的像是没有擦干净的梦魇，让人喘不过气。林夕就站在那儿望着窗外斑驳的铅灰色的阴霾，认真回忆了一下昨天下班时间公交站事件之后的情节，可是每次回放到一半，之后的就怎么也记不清了。

对了，好像，他叫“Anson”？

## (三)

林夕比他大三岁，三岁是什么概念呢，一个二十一岁，一个二十四岁，或者大概就是，她曾经上大学的时候，他才初中毕业。真的好年轻啊，林夕边拿着水和毛巾在旁边看他的球赛，边这样想着，看上去连他后颈的汗水仿佛都更鲜亮一些。那边球场上的争夺越来越激烈，林夕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局势，人群的呼喊，口号声，尖叫声，却不知不觉远离了她，仿佛有什么把她自己隔开了一样，在最后一声朦朦胧胧的哨响之后，比赛结束了。

他有些沮丧地朝她走过来，低着头求安慰，林夕有些无奈地笑着，温柔地拿毛巾帮他擦汗，“没关系啦，你已经很棒了，”她想了想又说，“刚才打球的时候真的很帅。”她贴近他的耳边说，然后用一脸“要相信我”的表情看着他。“真的？”他也笑起来，更像个孩子了，突然他扶住林夕的头，弯下腰，快速吻了一下她脸颊，“就当是安慰我的好了。”他的笑容里带了一点狡黠，而林夕却忽然莫名地不知所措起来。脑海里好像有什么要呼之欲出的感觉，马上，马上就要想起来的时候，咚、的一下，又被强行按回去了。她拍了拍额头，搞不清楚这种一边拼命想知道一边又拼命掩盖起来的矛盾的大脑活动是怎么回事。回过神的时候，Anson好像已经走远了。她还站在原地，带着对前一分钟的那个吻，所感到的令人讨厌的畏惧和毫无由头的尴尬。

林夕醒来的时候是在家里的沙发上，她抬眼一看，是下午2点。

“唔，难道是上午看他打球太累了？怎么就在这睡着了呢，啊——好饿呀。”她揉着酸痛的脖子，身上发出像是一个姿势压了很久之后的酸涩，拖鞋划过地板，发出很不利落的摩擦声，她用力回忆着，好像明明中午看完球赛之后一起吃过饭的呀，怎么这么快就饿了，哎，是最近又胖了？

她打开冰箱，看到之前赶着超市促销时买的一袋面，里面分装了十小包。她随便拿出一包放到锅里，小心翼翼地舀出一小勺盐，又用另一只勺子把多的突出的盐拨掉，直到变成完美的平平的一勺之后，再撒进去。

水烧开后咕嘟地冒着气泡，一阵扑面而来的热气笼罩上来，林夕揉了揉头发，转过身又躺回沙发里。

几分钟后，隐隐约约的意识里好像听见有他的声音在叫她，好像，好像该吃饭了，她一边这么想着，把手向怀里缩了缩，之后再无动作，又一分钟后，她的呼吸变得沉稳起来。

厨房里的水还在开着，咕嘟地冒着热气。

#### (四)

“唉，灵灵，听说林夕交男朋友了，你知道吗？”

“什么？男朋友？”李灵灵夹着手机的肩膀一动，指甲油就蹭到脚背上了，“她没跟我说呀——谁呀？怎么认识的？”

“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儿，你自己问吧。”

“这真是……上个月还跟我说看到一张庄子沐的照片，怎么这么快就有男朋友了？”

“就是么。哎、你说，会不会和庄子沐特别像？”

“谁知道呢——我也没见过，”李灵灵干脆不涂了，把指甲油盖子拧上，往旁边一扔，“你说她怎么不告诉我呀，藏着掖着的。”

“说不定她知道我能告诉你。”

“那也不对，不对不对，当年她跟庄子沐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就天天拿我手机给他打电话什么的，”李灵灵皱着脸，一只手抓着头发，“这次一点征兆都没有啊，”她一边说，另一只手一边哒哒地敲着椅子背，“唔——我还是问问她吧。”

李灵灵那边刚一挂掉就给林夕打了过去。

“喂，林夕，你这可不够意思呀，怎么，交了男朋友也不说。”

“哎呀，也不过才一个月呀，啊，还不到一个月呢——吧？”她自己都好像记不太清了。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那么认识的呗……唔……一起等公交的时候。”

“啊，哈——？”李灵灵听得脸都皱到了一起，那不是和之前的庄子沐一样嘛。她在心里想了想，还是没说出来，“那是你们一个公司的？”

“不是不是，他还……没毕业，”林夕的声音变得支支吾吾的，“比我小三岁。”

“什么？”李灵灵本来支着的腿咚一声落下来，

“你厉害呀……不是，你这怎么想的呀？”

“也挺好的呀我们俩，反正，现在还挺好的呀，”林夕又有点困了，“要不之后咱们见面聊吧，我有点儿困了，”她打着哈欠说，“拜拜~”

“等会儿等会儿……喂？”

#### (五)

李灵灵是趁着晚饭的点儿去找的她。林夕给她开了门之后就扑到沙发里找手机。

“你干嘛呢？”

“给他发个消息，”林夕不好意思地抬眼看了她一下，“告诉他今天有朋友来，晚上就不一起吃饭了。”林夕按下“发送”之后，顺手把手机扔到沙发上就起身去了厨房。

“我得先把碗刷出来，要不没有能用的了。”她站在水池边对客厅里的李灵灵大声说，“你都不知道这几天有多累，谈个恋爱也太忙了，回来都没时间洗碗，每次都要睡一阵才有精神。每天我记得最清楚的也是我睡醒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了，”那边水开得很大声，林夕几乎是喊着说的，“你说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事儿，哎，真是不能和年轻人比。”

李灵灵听到她那样夸张的语气，笑着想要回她两句，这时候旁边手机响了一下，她顺手拿起来看，原来是短信发送失败的提示音。什么年代了还发短信？李灵灵想着一会儿非要嘲笑她不可，然后指尖一扫就

点开了。

Anson？还是个英文名，李灵灵看着又想笑。又往下看，写着什么不能和你一起吃饭了，昨天一起吃了面条，今天还要和灵灵吃面条……，看起来有100字的样子，也太啰嗦了吧，李灵灵终于忍不住笑出声，开口就想调侃她几句，“哎，林……”

心猛地揪了一下，她嘴角突然垮了下来，最后一眼扫到的收信人号码把刚刚的愉快一扫而空，她慌慌张张地把自己手机通讯录翻出来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确认了一遍又一遍这条短信收信人的手机号码，眉头越皱越紧。

“灵灵，帮我从冰箱里拿两包面呗，里面应该就剩那两包了，昨天下午我跟他也吃的面，”林夕把洗出来的碗都放好，打开水池里的塞子，水变成漩涡咕噜噜地流下去，“在第二层，你一打开冰箱门就能看到。”李灵灵拿起她手机，有些犹豫地往厨房走，想和她说什么，可是不知所措地走到一半，嘴张了又张，还是转了回来，走到门边的冰箱。

一打开冰箱门就能看到的第二层，上面放着四包面，李灵灵深吸口气，拿了两包下来。

“林夕，这儿有四包面条呀？”

“嗯？是吗？”林夕探出头看了看，然后迅速把手擦干走了过来，“那可能是我记错，”嘭的一下，冰箱门被关上了。

“林夕——”李灵灵抽了口气，又换上平时嬉笑的表情，“你哪天把你家Anson叫出来，一起吃个饭呀。”

“行啊，要是哪天有空的话。”林夕头也不抬地说。

“那就这周日吧，咱们俩都不上班，他应该也没有课吧。”

“唔——行。这周日。”

李灵灵回去之后，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她没想到自己也能把那个号码能记这么久。她想刚才自己应该走过去，把林夕点醒的，对，一狠心，泼给她一瓢凉水。

可是啊，可能是，可能是因为走近的时候，听见了她小声哼着的歌吧，还看见她边哼着便用一只脚打着节奏，李灵灵就说不出口了。下回吧，她想着，下回一定。

## (六)

“林夕，这边！”李灵灵朝她挥手。

“真是不好意思，等了好久吧。哎呀，我要是早点出来就好了……”

“他呢？”

“啊，他呀，本来约好的，但是他导师又突然找他有事，就来不了了。真的没办法，要下次吧，啊，下次。”林夕端着菜单，一直没有抬头。

“他每天这么忙？”

“嗯，就是——也不一定，不过还是有点儿忙吧，嗯，就我们两个人，点什么呢……这个怎么样，看起来还不错，啊，这个汤好好呀……”

李灵灵沉默地看了她一阵，然后问她，“你们这

两天见面啦？”

“嗯，昨天他来我家了。唉，灵灵，你想吃面吗？这家的面好像很火。”

“那你们把冰箱里剩的那两包面吃了？”

林夕终于抬起头，像是回忆一样拄着脑袋想了好久，“唔——好像是吧，”说完又低下头看菜单，“我来点单吧。”

李灵灵没有说话，紧紧地盯着她，又一阵沉默之后她说，“林夕，你给Anson打电话吧，还是让他出来一下。”

“怎么了呀，这会儿打可能不行吧。再说有什么事儿呀，这么想看我家小帅哥儿，哈哈，”林夕像是往常那样嬉笑着说，“可是感觉他这阵应该忙着呢呀。”

“能有多忙啊，连个电话都不能打？”

“不能。”林夕的笑脸突然不见了，“有什么着急的呀，非要找他。我不打。”

“就打一个电话怎么了呀，”李灵灵突然提高了声音，“那你给我，我打。”

“真的不行，我不说下次了吗，干嘛呀非要这样。”林夕生气了，眉头皱在一起，瞪着她。

李灵灵瞪瞪瞪走过去想把她手机拿过来，林夕死死地护着，“别这样，灵灵，”林夕喊着喊着突然带出了哭腔，“真的，真的不能给他打电话。”

李灵灵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说“为什么不能给他打电话，恩？为什么不能打？”

“就是啊，为什么啊？他妈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呀。”林夕哭了，她的脑子像要炸了一样，所有关于Anson的片段在脑海里一遍遍地快速回放着，他打球的身影，他吃面的样子，陪她逛街时走在前面的背影，公交站旁衣角的主人，他在图书馆，在街角路口，在楼下，在她面前，他转过身，朝她温暖地笑起来，

“我叫庄子沐。”

她晃晃头，然后下意识地拽住李灵灵的衣角呢喃着：“灵灵，我怕……他又不见了。”四周好像有人在喊她，有人把她抬了起来，属于现实的声音一点点弱下去，他跑过来抱起她，“走吧。”

他们一起，陷进了意识以外海水一样的无边的黑暗。

## (七)

三年前的那天晚上，也是夏天，夜空下罩着浓郁的燥热，庄子沐站在楼下朝林夕挥手。林夕看着他转过身去的时候，感觉心里好像猛地紧了一下，可是她也没有在意，趁热气再次涌上来之前，砰——的一下关上窗户，拉上窗帘，睡到第二天中午。

她是在第三天中午12点49分接到的电话，说庄子沐他们一行人失联了。

三天前不甚在意的一挥手变成了最后的告别。

然后她开始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有力气的时候就去医院，或者学校门口蹲着。发际线边缘的头发都掉了，过了两天重新冒出短短的几毫米的头发，李灵

灵来的时候就给她剪了刘海，把前面滑稽的短发盖住，又顺手把她身份证什么都藏起来，怕她跑到雪山去找他。

“林夕，别发疯了，啊，”李灵灵看着她一遍一遍地给庄子沐打电话，“这、他、人没了就是没了，你……你还是得好好过不是，咱别折磨自己了行不，别这样了行不行啊……”

林夕转过来，“我电话没电了，借我你的，”把她手机抢过去接着打，“我觉得他没死，你看他手机能打通，”林夕把屏幕转过来冲她晃了晃，“说不定下一次他就接了。”

“从庄子沐出事，到现在，我从来没见过林夕为这事儿哭过，”李灵灵在病房外面跟医生聊起来，“三年之后，她一丁点儿都没变，衣食住行，可能还有就是对庄子沐的事情，她以为自己已经忘了，我也以为没事儿了。但是没想过会这样。”

“一开始听说他们是在公交站认识的，就感觉和她当时遇见庄子沐挺一样，挺奇妙的，没太在意。后来每次和她聊天的时候都感觉不对劲儿，支支吾吾的。直到后来无意发现她发的短信，另一边收信人的号码是庄子沐的号，我才真的意识到事情挺严重的。”

“这和她故意瞒着我不一样您知道吗，我能感觉出来，我想过如果她还能够分辨出这些都是自己骗自己的话，我也不会直接带她来您这儿，现在是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些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我也没办法了……”李灵灵把头发抓起来，一抬头刚好看得见外边阴沉沉的天空，让她莫名的胸闷。

房间里播放起舒缓神经的音乐，里面有海潮的声音，翻涌着，浸没了窗外轰隆隆的雷鸣。

“梅雨，快过去了吧。”

“快了，听说过了这场雨之后今天晚上会放晴，”医生说着，转过头看了看病床那边。

(终)

林夕感觉自己躺在夜晚的一片海上。

海水托着自己晃啊晃，Anson就隔着一条手臂的距离，躺在她旁边。借着夜晚的月光，她仔细地观察着这个所谓的恋人，她发现自己从未这样认真的看过他。看他清秀而且稍显稚嫩的轮廓，看他睫毛投下的阴影，看他皱着的眉头，然后轻轻抚摸着它们，她把自己缩在离他稍远的一边，仅仅伸出一只手缓缓触碰他，小心翼翼地，似乎带着温柔，轻轻地，仿佛一用力就会消失。她就那样远远地费力地用指尖轻触他，他的脸颊，他鼻梁上的骨节，他的唇珠，他的唇角，然后恍然大悟，原来他和之前翻到的照片里的写着庄子沐的人一模一样。

她想起来三年前他在窗外对自己挥手，然后再也没有回来，想起来一晚上掉的头发，想起来自己疯了似地找他，再到后来，后来自欺欺人的三年。泪流满面。

她想告诉这个大男孩儿，原来，她并不是爱他。

只是，只是因为太讨厌自己一个人了，也太想念他了，而已。

对吧。

那么，林夕费力地撑着上身靠近他，吻上他的额角。

那么就，再见吧。稍微一用力，他的身形就化成烟一样消散了。周围还是一片静悄悄的漆黑的海，有月光和荡漾的波浪，她深吸一口气，咸咸的海风灌进胸腔里，轻飘飘的。

第二天清早，林夕醒过来，入眼的是从窗帘缝里透出来的金色利剑似的阳光，她眯起眼睛，脸蹭到一侧的枕头，上面晕了一大片，潮乎乎的。她抽了抽懒腰，下意识地伸出一只手，似乎是要去触到什么似的，伸长了指尖，入手的却是一把细碎的晨光，窗外的天空就像是一张纯色的彩纸，一丝云都没有。

梅雨，终于过去啊。

# White Butterfly

艾理



It began when we realized that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go to Disney Land.

It was one year ago, or to be specific, 391 days ago. Even so, it still sticks in my mind. For several times, I was about to write it down, but failed, for I thought it's too tiny to record.

There were only a few days before we left the United States. All topics in class turned into "do you wanna go back?" And the most common answer was, "No, I wanna stay with my friends there... but yes, I miss dishes in my motherland."

The leaving topic filled the atmosphere, even outside the classroom. For days, we planned for future trips. I said I wanted to see sakura in spring Tokyo; she said she wanted to walk through snow in Imperial Palace, and I promised to buy her the best mask in the world.

The last day, we separated on a romantic beach. Waves whispered with sands; setting sun melted purple clouds; seagulls flew back and forth. I couldn't remember what we did that dusk, except for checking watch for hundreds of times.

"Two hours left." She said.

The sun went below the mast; fishermen were rowing to shore. She entwined her fingers with mine.

"One hour left." I said.

A half of the sun shined on the skyline; purple waves were glistening faintly. She held her arm in mine.

"Ten minutes."

The sun went under the sea, left a tiny glim on her face.

"I don't want to leave." said I. I heard the sound of waves crashing on reefs.

She put her eyes in mine,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I don't want to leave."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I don't want to leave..."

"I don... I..."

She paused.

I heard the sound of waves crashing on reefs.

The glim of sun colored her rims. Tears glistened in her eyes, and then rolling down, like pearls, leaving two trails on her cheeks.

"Take care in China..." She tried to control her voice.

Then she put on a big wide smile, with still tear stains on her face. She patted on my cap, and I patted back on hers. She pushed me on the beach, and I dragged her down as well. Then we got right up, and chased along the coastline.

"Hey! Come to Japan! We have beaches much more beautiful than this!" She said aloud through wave sounds.

"I will! I will!"

"Then I can take you to my school, my hometown, Tokyo Tower, Disney Land... wherever you want!"

"But I have to stick on you, because I can't speak Japanese." I slowed down, sea wind fondled on my hair.

"Never mind. I'll hold your hand all the time like this," she picked up my hand, "and we will travel like this." She dragged me with hand, running towards the sea, until waves came up to our knees.

"You must learn to solve problems on your own." my English teacher said to me, when it was the last day of my middle school life, "Otherwise, what should you do without me?"

"Then I will never leave your side." joked I.

It was at that night that I saw a white butterfly under the dim street light. I thought it was a butterfly, but I was not sure, for it flied aimless in drizzle, like a tiny piece of paper. But I would never know if it was or not, for a car rushed by and I've never seen it again.

The same as our footprints. A big wave crashed on sands, and erased all of the tracks we had.

The car arrived on time, not being late as we prayed.



She sent me to the car, she closed the door for me, she waved at me slightly, and the car rushed away.

I didn't have the heart to look back on her tiny figure under the dim sky. The little silhouette did not disappear, until buildings were enough to shadow it, and misted my eyes.

"This, may be the last time... we..."

I forgot how the driver talked with my broken English along the way to airport, but it is the saddest night I've ever had.

A whole year passed. I thought time has diluted the twinge, for there is a long time that I haven't stared blankly on the wall map. But a few days ago, a movie called Spirited Away brought me back.

Haku and Chihiro walked hand in hand through hullabaloo, through peace, and finally reached the end of bridge.

"Will we meet again some day?" asked Chihiro.

"Yes, we will." answered Haku.

Then Chihiro loosed her hand and walked down the bridge. But Haku was still there, holding his hand in the air, as if Chihiro's was still in his.

# 五月天， 你要去哪里

文一小春日和



是新鲜的夏天，是台北燥热空气里清冽的风。他们的矛盾困惑与自我，真实得就像是青春里的每一个你和我。

去年8月，我终于在鸟巢亲眼见到了五月天，这群被骂伪摇滚烂唱功，却支撑着我走过高三最难熬岁月的大男孩。沉寂四年以后，他们终于带着新的作品重新出现。从台湾高中吉他社的青涩少年，到集体发福的中年大叔，他们仍能迅速霸占各大榜单，轻松揽下各大奖项，新的巡回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灯光吉他和鼓点，依旧年轻，骄傲又热烈，主唱一开口就又是一场盛夏的烟火，即使日日饮冰，却依旧热血难凉。四万多人的现场，蓝色的巨大海洋，人们尖叫，微笑，流泪，全程站立，首首万人大合唱。真是幸运啊，这五个人，转眼20年了，却还能继续做着高中时代的梦，搭着年少时结识的兄弟的肩膀，继续讲着黄色笑话弹着吉他，继续唱着“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

我爱五月天，爱阿信独特却饱受质疑的嗓子，爱每个队员相爱相杀的默契，更爱他们词里曲里伸开双臂的广阔豁达。在早期的作品里，我听见平凡的咸鱼不甘日复一日烂烂地活着，豁出去要用呐喊和摇滚改变枯燥的人生，击碎不安与平淡的决心。充满不确定性的漫长青春里，他们会迷茫困惑，也偶尔放任自流。

“我不懂人世间的哪些愁 / 它为什么要缠着我。”

《一颗苹果》

“烂借口 / 烂朋友 / 好烂的生活 / 我放纵 / 我堕落 / 是我的自由”

《别惹我》

而最为迷人的，也正是那个时期阿信的歌词里，那些执拗与热烈的青春。他们用力地去爱去生存，躁动着，喧哗着，却毫不暴戾。《人生海海》里他们“天天都漫无目的偏偏想证明真理”  
《咸鱼》里，他们唱着“我的人生就是一错再错，错完了再重头”；《盛夏光年》里他们质疑“长大难道是人必经的溃烂”，又不知天高地厚地定义另类的自由与成长，“让定律更简单，让秩序更混乱，这样的青春我才喜欢。”

五月天不是在煲励志的鸡汤也没有炒青春的回锅肉，他们对成长的感受敏锐而细腻，真实得像烈酒，清透得可以照出每一个人的影子。仿佛将要在那些燥热的午后，撕碎课本或试卷，逃走去淋一场暴雨，与全世界失联；又或者是《拥抱》和《爱情万岁》里涌动着的暧昧潮湿，有关于走廊尽头解开衬衫领扣害羞着跑开的女孩，和藏在男生枕头下的黄色画报和卫生纸；还有《纯真》里“你总是微笑着你总是不开口”的心动与煎熬；《温柔》里肿胀在孤单里的绮丽与酸涩。这些充满温度的歌呀，温柔也好，狂放也罢，在我看来都无比真实而可爱。即便歇斯底里，也无关于握紧拳头的愤怒。

那天的演唱会上，阿信唱了很多歌，我却并没有等

来《候鸟》。大胆奇崛、自由却迷茫，蓝色三部曲里，我最喜欢《候鸟》。词和编曲都很有味道，闭上眼睛我仿佛能看到非常遥远的夏天、昼夜交替时的陌生城市，交错的马路和车流，看到一个长大后的自己，画着浓眼线，纹着大片纹身，街头抽烟，叛逆又绝望。“而我到底是谁 / 从哪里来 / 又要到哪里去 / 给我答案 / 生命啊像灾难 / 已经习惯 / 无尽白天黑夜 / 永不间断。”我当然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幻想里的那样的女孩。尽管唱着《盛夏光年》里“骄傲的破坏，痛恨的平凡”，但还是温顺、听话，然后就这样，不能更平凡地慢慢长大了。然而蛰伏在身体里的那些不安定，我觉得，它们仍将长久地蛰伏着。

我喜欢五月天的疯狂，也同样热爱岁月的起落留给他们的平和以及沉淀在音乐里与世界握手言和的勇气。就像《后青春期的诗》里唱到的那样，“终于我们不再为了生命狂欢为爱情狂乱，然而青春彼岸盛夏正要一天一天一天更灿烂。”像是对过去某些执拗突然的释怀，五月天陪着我们长大了。尽管，我们仍不知道青春里的那些疑惑是否真正得到了解答。“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啦！”“这真的是最后一首歌嘛！”其实大家都还没有来得及喊安可，但是他们却说“来鸟巢开演唱会就像是过年，过年不会天天有啊，所以这是最后一首歌嘛！”几个年龄加到一起两百岁的老男人在台上还是少年模样，笑笑闹闹，仿佛还是在多年前行天宫后那个小房间的排练间隙。

从“十八岁的第一口啤酒，火箭发射轰隆隆”到“走过无数地方和无尽岁月，搭着肩环游无法遗忘的光辉世界。”这二十年真像个传奇。尽管我的朋友常常戏谑地对我说岁月的刀已经把五月天变成了挺着啤酒肚的大叔们，可在我心里他们永远都是自在如风摇滚少年，阿信永远都是那个骑车穿过台北自强隧道，告诉自己“驶出隧道就要结束所有迷茫困惑”的大男孩。

“现在是 2001，永远的 2001，跟想象有点距离，我将它唱在歌里…”想想看 2001 年的我在干什么呢，哈，那时候我还不到五岁，生活在一座小城里，孤单而快乐地做着小孩子的梦，我不知道五月天是谁，也想象不到多年以后我们会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彼此支撑。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群人还在搞音乐，我也还在做梦。这样，就真的很棒了啊。

诗与远方的风情，开始于泥与肉的朴质。  
文艺背后，是人间烟火，是饮食男女。  
缓缓放映的影片，收藏悲喜的书页，故事之外总有些什么值得探寻。

文艺背后，长设专栏，欢迎投稿。

# 文艺

## 心底朱砂

第一次知道大冰，缘于《乖，摸摸头》这本书，我看到那个围着大昭寺磕长头的藏族小女孩，脏兮兮的脸蛋和衣裙，还有眼中亮得发光的虔诚。学生时代的我们，总是喜欢那些仗剑天涯的桥段，喜欢那些有点儿矫情的文字，喜欢那些四海为家的故事。大冰的文字，不在于文笔如何，只寥寥几笔，就是人生百态。

大冰的头衔不可谓不多，也曾混迹于各个行业，就他自己而言，最满意的应该是流浪歌手这一身份，对于他来说，主持人和作家只是副业，用来支持自己的“主业”：民谣歌手。同样，流浪民谣歌手的经历给了他磨灭不掉的江湖匪气。大冰这个人，骨子里可以说是固执和骄傲的，这体现在他那些哪怕入不敷出仍旧要“流浪歌者免费”的酒吧，也体现在自费的数百场“百人百校音乐会”。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做法有多伟大，至少这样不遗余力地养着梦想的人，是值得尊重的。

对于大冰的文字，是存在两级分化的。知乎上评分很高的一个原因是“虚伪的善比恶更令人不快”。有人说大冰的文笔很矫情，他书中的故事也有夸大渲染的成分。不可否认，他的书利用了年轻人对未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那些零零散散的故事或多或少被镀上了神圣的金光。但这些直给的鸡汤未必没有用，快餐时代的人们，很少有能体会到文学作品背后的深层含义。那些被文学大家盛赞的作品是自然而然被供奉起来，被束之高阁。世界是相对的，有大雅就要有大俗，有阳春白雪，同样就要有下里巴人。至少，当你听到“愿你我可以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界流浪”时，真的有一瞬间“有梦为马，随处可栖”的冲动。

不得不说，大冰是一个极重情意的人，你尽可以从文字上抹杀他，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待朋友如至亲。他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是他的朋友，他或多或少地参与过他们的人生。那些在大昭寺广场晒太阳的日子，那些浪迹在川藏线的时光，那些打着手鼓四海为家的生活……人匆匆而往，万物皆为过客，每一次不期而遇，结局却是此生难再相见。

拉萨的夜晚暧昧昏暗，他在那个小屋擦拭酒杯，一个明媚却又单薄的姑娘闯入，他后来回忆起那位姑娘时说了一句话“她不是什么一见钟情，倒像是沧海桑田后的久别重逢”。那个晚上，她与他说了好多的话也喝了好多的酒，姑娘说要独自去珠穆朗玛，他给自己找了个年轻冲动的借口，就真得关了酒屋陪着姑娘走。走着走着呵，就走到了天亮，走到了川藏线，也走到了分离。那一路上又说了好多的话啊，可是那句挽留还是没有说出口。多年后同样一个晚上，他想，如果说了挽留，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没有人告诉过他，很多人一辈子只能遇见一次，擦肩而过就是杳然一生。

这不是一个狗血的爱情段子，而是在大冰的文字里他最接近爱情的一次，所以很长时间以后他说道：“时间无情第一，它才不在乎你是否还是个孩子，你只要稍一耽搁、稍一犹豫，它立马帮你决定故事的结局，它会把你欠下的对不起，变成还不起。又会把许多对不起，变成来不及”。那个落寞的背影大抵就是他的来不及吧，他把它写进了书里，写在悠长的回忆里，酸楚发酵成心头的朱砂，挥之不去。

人海茫茫，遇之是幸，失之是命。愿每一个行走于江湖的人，都有一碗酒，可以慰风尘。

# 武侠小说中的“武”与“侠”之辨

武侠于我们是一个并不陌生的词，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武侠记忆。轻剑白马，竹笠布衣，少年侠客，快意恩仇，这些符号构建出的英雄梦是多少人心中难以割舍的情结。于我也同样如此，我至今忘不了初中时候偷偷在课桌下读武侠小说的时光，所幸能有这一片天地聊慰无数个寂寞的日子。

最近 MMA 综合格斗教练徐晓东挑战太极宗师一事引发了轩然大波。中原武林看起来必然要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了。结果是“太极宗师”雷雷一方惨败，这引起了广泛的对传统武学的实战性怀疑，但这一败也引出了“武林”中许多陈年的咄咄怪事：太极“宗师”闫芳以一招“沾衣十八跌”将数名彪形大汉推出十几米远，24岁功夫大师练就“铁头功”，能以头抵电钻十秒，这类反物理反科学的巫术“表演”层出不穷，但归根结底靠的还是作假的表演和戏法而已。“分筋错骨手”，“沾衣十八跌”，“金钟罩铁布衫”这些名词均来源于武侠小说，武学宗师们试图将小说中令人艳羡的武功招式加以还原，从而招揽信徒，欺世盗名。

这让我们不由得去思考武侠小说中“武”与“侠”的关系。武功是武侠小说中最重要的因素，没了武，武侠小说就失去了意义。例无虚发的小李飞刀，独孤九剑的无招胜有招，凌波微步的百般变化，无不让我们感到惊奇感叹。这花样繁多的武功招式，阵法变换，真经秘籍使武功自成一个体系。武功的存在为侠客们增色，成为一种既防身又风雅的标签。令狐冲以其独孤九剑更显风流飘逸，杨过也必用黯然销魂掌方显其情痴本色。主人公们或因家传或因际遇习得武功从而走上江湖舞台，于是名扬四海者有之，自立门派者有之，归隐山林者亦有之。江湖的秩序靠武功来维护，强力是武林唯一遵循的生存原则。

而在武功的不断精进之下，江湖客们要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面临事关情爱，生死，乃至民族大义的考验。于是“侠”出现了。习得了武功之后，怎样才能成为“侠”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侠的概念，在春秋战国时便已出现，其不断发展，直到今天，依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道德范畴。从韩非子的“侠以武犯禁”到李白《侠客行》中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再到金庸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的定义不断扩充，从最初“好入名山游”的游侠，再到心怀家国天下的豪侠，侠承载着越来越多的道德概念，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理想中的国民人格。

孔子云：“勇者无惧”，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通常乐于为道义现身，不惜性命舍己从人。聚贤庄一战萧峰与天下英雄反目，在对阿朱的情义之外，那“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勇气更加为人称道。

孟子曰：“仁者无敌”。于是李寻欢为道义放弃了财富与爱情，叶开用小李飞刀斩断傅红雪的复仇之刃。武侠小说中的侠者有着不竭的对人的爱，无论武功招式如何变化，侠的善恶分明、道义坚守总不会变。

武为侠义包装上一层华丽的外衣，让武侠看上去光彩夺目，而侠义精神需要武功附体，成为践行道德的主人公的保护伞，进而论证侠义精神，也就是“道”的正义性。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借扫地僧之口论述了“武”与“道”的关系：若要修炼上乘武功，必要以慈悲佛法来调和化解，否则戾气深入肺腑，比任何毒都要厉害百倍。武学奇才鸠摩智修炼上乘武功的同时，不能存慈悲布施的仁爱之念，武功中的杀意不能化解，最后必被武功反噬。武功的修要为以道德护佑，若不存仁义之心，则会被武所伤。这正是金庸对“武”与“侠”关系的注解。

古龙在《边城浪子》中描写了因仇恨走向病态的傅红雪怎样一步步放弃仇恨，回归人爱与宽恕的本性，在书的后序中作者写道：“作为一个写‘武侠小说’的，我当然不反对以诡谲变化，惊人的情节，和性格凸出的英雄人物来吸引读者的。我只不过觉得，除了这些之外，还应该再给读者一点别的东西，一些可以让别人承认武侠小说也是小说的东西……我总希望武侠小说将来也能被人称为‘小说’，和别的小说一样，可以让人堂堂皇皇的摆在客厅里。”

以“武”立身，以“侠”载道。武迎合了人的猎奇心态，侠满足了人的道德诉求。人们向艺术寻求慰藉，又要求艺术指导人生，在武侠小说营造的民族幻梦中学到的不是侠义，而是用障眼法伪装的武功，反过来道德又被此种人当作遮羞布，这实在讽刺。

但愿理性和侠义精神和能够瓦解那不切实际的荒唐梦吧，武侠小说赠予你我一场黄粱美梦，该醒的时候，锅里的“黄粱”熟了没有才是更要紧的事。

文 | 王鑫蕊

## 切腹

## ——武士道精神的两次解构与重建

《切腹》是小林正树于1962年执导的电影。故事发生在德川家光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大名的背景下，许多门下武士沦为浪人，以借用大名家的玄关口腹为名敲诈勒索。落魄武士千千岩求女为救子出此下策，在井伊家被迫用竹刀切腹惨死。同为落魄武士的岳父津云半四郎来到井伊家，讲述自己的经历。影片借津云之口，传达出对传统“武士道”精神的质疑和批判，包含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并完成了在解构之后的对传统武士道精神的现代重建。

影片采用套层结构，开始于津云半四郎要求借玄关的出场，由此引出求女用竹刀切腹的段落。这种手法使人联想起黑泽明著名的《罗生门》，同是由他人之口进行倒叙或插叙，在张弛有度的节奏中还原主体叙事。

电影中几大意象展现了符号的指代意义，揭示出影片的深层文化内涵。在几大表意符号背后交织而成的是作为影片内核的“武士道”的两次消解与重建。最先引人注意的是井伊家公精心保存并膜拜的祖先盔甲，不难猜想这盔甲背后代表的井伊家曾经的荣耀，这是家族的精神，也是影片中传统武士道的威严象征。而后家臣来报，发现千千岩求女刀鞘里居然是一把竹刀。这把竹刀的出现，动摇了“武士道”所象征的秩序——在威严的外表下，武士道的精神内核已经被偷梁换柱，如同装着假刀的刀鞘一般，成了一个空壳。然而作为腐朽个体存在的求女在象征秩序的井伊家面前是渺小的，一个武士的腐朽也并不足以代表整个价值体系的衰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要恢复秩序就要惩罚破坏秩序的个体，于是井伊家扮演了这个维护秩序的角色，命令求女速死。武士用竹刀切腹，不堪痛苦咬舌自尽，既受到了肉体上的极大折磨，又受到精神上的惩罚和折辱，目的达成，秩序得到维护。求女的破坏和井伊家的重建，这是第一重。

然而“求女之死”这一叙事段落中体现的武士道精神的消解和重建，在随后“津云之辩”段落中被彻底颠覆。套层结构将观众先入为主地代入“求女”段落预设的旧有武士道德逻辑，在“津云”段落中重新引入现代价值判断，在前后强烈对比中达到批判的目的。津云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与其说他是个英勇赴死的武士，倒不如说像个普普通通的老父亲、老岳父。他的身份是双重的——武士的身份成其在场的依据，人的身份则是他立足的根本。家道没落、糊伞维生、外孙出世、其乐融融，他讲的是一个普通人经历的人生悲欢离合，同时为求女证明。此时求女不再是那个象征腐朽的、受辱而死的武士，他是一个为养家糊口而卖掉佩刀的丈夫，为了救病危的小儿子而放弃尊严的父亲。求女的耻辱形象被消解，作为“人”的本质得以彰显。相反地，津云点名的介错人、三位井伊家臣同时称病不在场，这个巧合也被揭露真相——三武士被津云割去发髻，不敢见人谎称生病。在武士道文化里，武士受辱应当引咎切腹，而这三人非但不切腹，反而撒谎苟且偷生，成为奇耻大辱。井伊家所象征的旧“武士道”秩序被消解，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壳。

津云半四郎最终完成了武士道的重建，换句话说，他是影片中真正武士道精神的化身。津云不是一个只知道忠君听命的传统武士形象，长久的动荡生活使他更懂得人的处境。他唾弃世风日下的社会，又理解落魄武士生活的不易。世界在黑白中间存在灰色地带，事情不是单一而是复杂的，对人也不能泾渭分明不留余地。他的身上体现了珍贵的现代精神——人道主义、理性和独立思考。三个家臣手持火枪来对付津云，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扔掉井伊家祖先盔甲，以站姿举刀切腹。盔甲的砸落是旧秩序的坍塌，而津云在火枪威胁下选择切腹，是他仍然坚守武士道精神的例证，要死的像个勇敢光荣的武士，而不是被枪毙的暴徒。

切腹是最能体现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仪式。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引用古代解剖学概念，解释腹部是“灵魂的居所”，“在我国国民的意识中，这种死亡方式与最高尚的行为及最感人的悲情的事例联系在一起”，“它是自杀的凝练，若没有性情上的极度冷静和举止沉着，无人能做到这些”。长久以来，武士道精神滋养了大和民族，培养了坚忍冷静的民族性格。日本19世纪废止锁国政策，西方技术、文化、价值观冲击并瓦解着旧有的封建体系，武士阶层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部分已经随着社会变革而逐渐衰落。作为道德体系依托于此的“武士道”是否也会随之消亡？

求女开私塾，讲授的便是《论语·尧曰》——“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命，即规律；礼，即秩序。在秩序混乱，价值消解，礼崩乐坏的转型社会，津云所代表的是以武士道美德为精髓、又加以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熏陶的融合形象，这正是影片所蕴含的解决之道。

# 翻译大赛获奖作品展示

## 英语组

### 原文

For corruption: do not only bind thine own hands, or thy servants' hands, from taking, but bind the hands of suitors also, from offering. For integrity used doth the one; but integrity professed, and with a manifest detestation of bribery, doth the other. And avoid not only the fault, but the suspicion. Whosoever is found variable, and changeth manifestly without manifest cause, giveth suspicion of corruption. Therefore always, when thou changest thine opinion or course, profess it plainly, and declare it, together with the reasons that move thee to change; and do not think to steal it. A servant or a favorite, if he be inward, and no other apparent cause of esteem, is commonly thought, but a by-way to close corruption.

### 译文

一等奖 岳昕珂 2014 级英语系本科生

欲防贪，需约束本人及仆从敛财之手，亦当约束往来宾客送财之手。因磊落于心则可廉洁自持；而磊落示人，憎恶贿行才可断绝进奉。又应避者，一谓贪之行，二谓贪之嫌。反复无常者，无昭昭缘由而做明显变更者，易涉贪贿之嫌。故主张或行事之法变更之时，总应将变更之事及变更之由清楚说明，当众宣告，切不可存隐瞒之心。若有仆从或亲信备受器重而别无明显来由，则世人往往以之为暗行贪贿之捷径罢了。

二等奖 黄子鸥 2016 级英语系本科生

绝腐败，贪婪索取之手需缚，罪恶传递之触亟除，请愿授贿之源亦不可忘，亡之方断腐败之源。缘以行正气可正自身；然朗声而铿锵示明，嘲叱而唾弃行贿

者，其摄倍远矣。所需防者，非独罪行，罪疑亦不可疏漏。时变而无常者，易而无从循因者，鲜逃受贿之嫌。是以每逢有易，毋论所知或所行，皆需分明公然，呈之宣之，详释以因由；勿念窃而行之，当昭昭然坦荡。若侍从或所慕兼为心腹，然无才显而地位崇，则涉贿之嫌远乎？

三等奖 黄裕恒 2016 级英语系本科生

关于贪污：不仅要约束你自己或你的仆人的手，禁止其受贿，还要约束有求之人的手，禁止其行贿。因为被实践的正义律于己，而被宣扬的正义，加以对贿赂的深恶痛绝，则是律于人。任何人不仅要杜贿赂之罪行，还要避贿赂之嫌疑。不论何人，只要被人察觉其可变，且无端做出显著改变，皆会染上贿赂之嫌疑。因此，当你欲变其言或欲变其行时，切记公诸众，并坦白说出欲变之由，切忌窃行之。倘若仆人或挚友与你亲昵，身无可敬之处却备受器重，通常会被认为其必行逼近贪污的歪门邪道。

## 日语组

### 原文

《日本語教育でことばと文化をどう考えるか》  
「個の文化」への視点

これまでは、社会という集団を1つの固定したまとまりの枠組みとした上で、ここに「文化」という営為およびそれに伴う事象があると捉えられてきました。たとえば、物質・行動・精神のような分類や「見える」「見えない」のような区別も、すべてこの枠組みの中で行われてきています。

この考え方は、「文化」という、ある実体が存在し、それに対する共通の認識があるという解釈です。しかし、「文化」が動的であるという立場に立つと、この実体は何なのかということが問題とな

るでしょう。流動的であるがその実体はあるのか、あるいは、実体がないからこそ流動的なのか。この答えはまだ出ていません。

一方、人間の認識そのものが流動的であることは容易に判断できるでしょう。認識とは個人の中にあるものであり、一人一人の価値観とも連動するものですから、認識の仕方や方法あるいはその表出がそれぞれ異なるのは考えてみれば当たり前のことなのです。集団は、認識や判断の主体とはなり得ません。集団が、ある意思を持つかのように見えるのは、擬人化や象徴化のような現象だ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つまり、個人の何らかの意図が自覚的あるいは無自覚的に反映しているわけです。

個人は自らを取り囲む、さまざまな社会の影響を受けつつ成長し、それぞれの社会は個人の考え方や立場を映し出す鏡として成立します。もちろん、個人は環境としての社会の影響を受けつつ成長するわけですが、では、その環境としての社会が人間のすべてを決定してしまうかという決してそ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そこから抜け出して、違う自分を発見し、創造的な解決を目指すことができる可能性を個人としては十分に持っています。その役割を果たすのが、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いう行為なのです。だからこそ、この個人の創造性を引き出す役割を担ってい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育成ということが、言語教育の目的となり得るのではないのでしょうか。

#### 译文

一等奖 高道霖 2016 级英语系本科生  
《在日语教育中如何思考语言和文化》  
从「个体文化」观之

迄今为止，凡是「文化」这一社会现象和与之相伴的事物形态，都是在将社会群体整合到统一框架的基础上捕捉而来的。诸如“物质”、“行动”、“精神”之类的名词分类，以及「看得见」、「看不见」之类的语法区别，都是在这个统一框架中进行探讨的。

该观点认为文化是以某种实体形式存在着，而且有着与之相对应的普适认识。然而，如果站在“文化动态化”的立场上看，那么就会产生“文化实体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变动的形态下是否真的存在那样的文化实体？或者，正是因为不存在这种“文化实体”文化才呈现变动状态的吗？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答案。

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很容易判断人们的认识是变化着的。认识存在于人们个体当中，而且随着每个人的价值观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因此认识事物的方式，或者基于认识的外在表现因人而异，如此考虑是理所当然的。社会集团不可能是认识或判断的主体。群体看起来持有意识准则，但这可能只是被拟人化或象征化的现象。也就是说，社会群体意识应该是个体意识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映。

个体以自我为中心，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影响下不断成长，而各种各样的社会是反映个体看法及立场的一面镜子，这样的比喻是成立的。当然，个体是在环境社会影响下不断成长的，但这样的环境社会绝不会决定人们的一切。每一个体都具备摆脱社会影响、发现不一样的自己、探寻富有创造性解决方法的充分的能力。而交流正是发挥如此能力的行为方式。因此，教育的目的不就是培养那承担激发个体创造性任务的交流的能力吗？

## 俄语组

### 原文

«Огонёк»

На позиции девушка  
Провожала бойца,  
Тёмной ночью простилась  
На ступеньках крыльца.

И пока за туманами  
Видеть мог паренёк,  
На окошке на девичьем  
Всё горело огонёк.

Парня встретила славная  
Фронтвая семья,  
Всюду были товарищи,  
Всюду были друзья.

Но знакомую улицу  
По забыть он не мог:  
- Где ж ты, девушка милая,  
Где ж ты, мой огонёк?

И подруга далёкая  
Парню весточку шлёт,  
Что любовь её девичья  
Никогда не умрёт;

Всё, что было загадано,  
В свой исполнится срок,-  
Не погаснет без времени  
Золотой огонёк.

И просторно и радостно  
На душе у бойца  
От такого хорошего  
От её письма.

И врага ненавистного  
Крепче бьёт паренёк



З а С о в е т с к у ю р о д и н у,  
З а р о д н о й о г о н ё к.

译文

一等奖 刘成成 2016 级俄语语言文学研究生

《微光》

曾有个姑娘，送战士去前线打仗  
曾有个深夜，拾阶话离别

透过迷雾，小伙子望见了  
姑娘窗前，灯火未眠

前线光荣的大家庭 迎接这青年  
到处都是同志，到处都是朋友

但熟悉的街道啊，总难以忘记  
你在哪儿啊，我可爱的姑娘  
你在哪儿，我的微光

远方的姑娘，寄来近况  
说那少女般的爱情，永不消亡

预想的一切，都会如期实现  
金光色的微光，也将永不熄灭

大抵见字如面，美好一如往常  
战士心中，满心欢喜  
面对可恶的敌人，作战更加英勇  
既为了苏维埃祖国  
也为了，家乡那抹微光

## # 说说你与一首歌的故事 #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轻轻和

每个人的耳机里，都藏着一个世界吧。

而在这个或静谧或嘈杂的丰富多样的世界里，总有一首歌，一段旋律因自己的故事而特别。

“毕业聚会上他唱了一首青涩又略带忧伤的情歌，所有人都看向你的方向。后来无论在哪里听到，都会觉得，这首歌，曾有人为我而唱啊。”——周杰伦《三年二班》

“电影终了，却被片尾曲吸引久久不愿离去。要以怎样的速度生活，才再次能与你相遇。”——《Onemore time, Onemore chance》

前奏响起，那个故事就已经在心底开场。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那么，你的那首歌是什么？和这首歌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林宥嘉《残酷月光》喜欢宥嘉六年，第一次遇见除自己以外，对他的歌如数家珍的人。初次谈起宥嘉，问手机如果只能剩一首他的歌，选哪首？那个重要的人很快说《残酷月光》。也许只是随口一提，但我一直记着。宥嘉结婚啦，那个人也不在了。有机会在大舞台唱歌，会唱这首，为了祭奠还相信美好的自己。

Z-FOR-J

胡彦斌翻唱的《黑猫警长》！高中一个暑假和闺蜜回家，在 W 市转车，晚上住在火车站旁边的小旅馆里。房间的隔音效果极差，门还是只有一个插销的木门，我们俩甚至怀疑一个成年人用力一撞就能破门而入。当时怕极了，又不想给爸妈打电话徒让他们担心，她很快就不敢困意睡着了，我在呼吸声和门外若隐若现的脚步声中紧张得睡不着。听歌的时候忽然随机播放到这首，整个人一下子嗨了起来，就差脑门上写着“正义”俩字了。那天晚上愣是循环了一百多遍，可以说是很壮胆了，哈哈。

JULIA

《过火》这是大陈最喜欢的一首歌。小时候他在我们一帮孩子中最大，也最敢玩。那段跟野孩子一样上窜下跳的日子，过再久也总会有一两个片段格外清晰，比如精瘦的他打完架挂了彩后若无其事地甩掉头发上的沙子的样子，比如他教会我吹口哨的那个傍晚，我差点因为回家晚被揍了一顿。上初中后搬到别的地方，就这样失去了联系。清楚的记得高一的那个夏天，我坐在床上百无聊赖地跟妈妈通电话。妈妈忽然提起他，犹豫了一下，惋惜地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引发的肾衰竭。我怎么也没想到，整个人像被泼了一盆凉水，颤抖了半天。真的很遗憾，没能再跟他豪气地大笑聊聊天，甚至连告别的话都没想过怎么说，就这样没机会了。大陈，希望你在天堂一切都好，我们很想你。

匿名

林宥嘉 神秘嘉宾说那只是我心酸的勉强幸福，别说谎骗自己。我摇头，只叹沟通少了耳朵，便无感同身受；盼着心有林夕，懂得这个天真有邪的傻子为何执着把时间浪费在对于他而言的美妙生活之中。早开的晚霞开到荼靡，我留下背影。不打扰是我的拥有，也是最好的成全。晚安。宥嘉的歌名可以串成一个故事，又或者说，宥嘉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匿名

enchanted 眼神交汇像是会发生化学反应一样，我敢打赌就是在那一瞬间这场不可救药的单恋开始了。从那一刻开始，她从所有歌里，都能听出喜欢你的小情绪。她在 QQ 上给你分享 enchanted，装作若无其事地说这首歌很不错可以听一听，其实不过是想说 “I was enchanted to meet you, please don't be in love with someone else, please don't have somebody waiting on you”。

约拿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初三，重新分班，新班的班歌。作为班长，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公投出一首情歌做班歌。初三同学毕业后大多数去了同一个高中，那时明白初三一起奋斗的人感情原来那么好，有事情想要帮忙，想要分享，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他们，“突然好想你”。大学，觉得这首歌就是预言：“我们 那么甜那么美那么相信 那么疯那么热烈的曾经 为何我们还是奔向各自的幸福和遗憾中老去”

Z-FOR-J

一次就好 高三的一次放假我们一起去 KTV 唱歌 他声线从来温柔 看着我唱了一首一次就好 那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不敢看他眼泪就掉了下来 他坐到我身边安慰我 哭什么啊我唱的这么好听 我们都懂那种彼此珍重的感觉 是兄妹互相扶持互相理解互相陪伴 很庆幸他还在我也还没变

想吃甜筒的小鱼

TOMBOY 父母给的关爱偶尔会让我们喘不过气，父母的期许也许会让会我们舍弃一些我们的梦想。尽管如此，20 代的我们还是保护好好不容易在你心中生起来的那团火，不至于化为乌有，变成最终都一样的灰烬。希望我们不会厌恶我们的 20 岁，我们的 20 不会百无聊赖

周晓妍 .com

大概是那天天很蓝阳光很好 大概是考试失利后有个拥抱 大概是耳机分半时心跳刚好 大概是那时我还年少，身边少年骄傲 大概是那首歌刚好是你喜欢的，我知道 - 梁静茹《暖暖》

紫霞仙子最漂亮呀！

《水星记》第一次听到真的被迷住了，安静柔软的男声和温柔的钢琴，诗一般的词“着迷于你眼睛 银河有迹可循……做个梦给你 做个梦给你”。那时候真的好喜欢你，而且一直不怎么理会我的你竟然主动来找我说话，虽然明明知道不该有什么期待，却每天过得像在梦里，世界美好的不似真实。听着歌里唱“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 也等着和你相遇”握着手机偷偷的傻笑和做梦，大概已经把我这辈子的少女心用尽了。不过后来还是单曲循环了另外一首歌——《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可是我最恨的那个人 他始终没死在我面前 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 这一生无解……你曾热爱的那个人 这一生也不会再见面 你等在这文化的废墟上 已没人觉得你狂野”这词写得真有趣了。无论你最恨的那个人，还是你最爱的那个人，到最后都没按着你的想法“心想事成”。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不按常理出牌，但后来想想，似乎也不出乎意料。最后，作为中国老牌的摇滚乐队，新裤子既有颓废也有激情，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 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趁着年轻多听听摇滚，也挺好。

有希子

《刚好遇见你》生日那天正好李玉刚来师大新书签售会，和认识的小伙伴一起，她带了一个朋友，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具体细节已经记不清，直记得背景音乐一直循环“因为我刚好遇见你...”后来的故事和所有的相遇一样俗气，他是交换生，如果我们在一起可能就和所有的 summertime love 一样，在时间和距离面前无疾而终。那段时间一起去吃过很多美食，逛过各种展览，他结束交换的前一天，在头顶是星空的操场上唱了这首歌给我，我们拥抱，告别。他回了台湾，我们还偶尔互相问候，现在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很感谢那段虽然很冷，跺脚搓手哈着气也要赴彼此的约的日子，挺温暖的。

JULIA

我会悄悄离开北师大 | 常常跟最好的朋友感叹时光飞逝，不敢相信九月就大三了。二十岁的我们依然保留着十几岁的心态。有忙碌有空闲，有忧愁有幸福，但无论怎样的一天都是在对方的陪伴下度过的。相信在师大度过的日日夜夜，将来都会是无法忘却的美好回忆。可爱的师大可爱的你们

BuT ALWAYS.

不一样又怎样 + 向几个室友出柜，她们都给予了很大的包容。非常感动。虽然说着不在意别人的异样眼光，但是依然不敢肆无忌惮的跟每个人宣告性取向。我们身边有太多和自己不一样的人，但是每个人都是值得被爱的。同志平权虽然坎坷难行，但是作为同志只有更加勇敢才能冲破这世界的柜子，放肆去相爱。希望每个同志都能走出柜子，更希望这个世界没有柜子。不一样又怎样。

匿名

《春风十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看一个饭剪视频，关于龙仔和二昕的。师兄弟的一举一动配上暖心的一字一句，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美好与温暖。有些感情与故事，是不必说给谁听的，只要知道，在漫长的奋斗的路上，有人与你并肩作战真的是件幸运的事。愿他俩真能如歌中所唱，“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吧

Sunday

i love u, i hate u 没有故事，单纯地喜欢它。很悲伤呀。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听哭了……啊那也许有故事吧，或者，以后会经历，然后再回来感受它

My love is pure.

# 异国这件小事

## No.1 遇见新西兰 by 王枫

曾经，我只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存在一个风景如画，遍地牛羊的美丽国度，真正踏上这片充满阳光的土地上时，我才切身感受到新西兰的风土人情。面对文化冲击，我从语言到饮食，经历了一个困难却又有趣的适应阶段。

初来乍到，我惊奇地发现在达尼丁小镇，街道上看不见多少行人，商店五点之前就会关门，一天可以经历四种天气，一个没有高楼的小镇居然也可以如此现代化，以及我之前学的英语都是假的。然而慢慢的，我也学着当地人的样子，每天吃着一成不变的蔬菜沙拉，喝着 Unicol 的拿铁咖啡，偶尔早上去河边跑跑步，下午享受一个惬意的茶歇，晚上去超市扫扫货，以及和新西兰朋友侃侃大山。我口语说的越来越溜，amazing 和 sweetas 成了我和同伴之间的暗号，团队的配合也越来越有默契。我开始学会如何去尊重另一种文化，开始拥抱另一种生活方式。

新西兰人民对自然的热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记得在参观生态修复园的时候，可爱的导游老师说她之所以会成为生态园团队中的一员是因为她的祖先几百年前砍伐了这里的一片原始森林，她想要弥补她们部族对大自然的破坏，于是她帮助团队建立起护栏网阻挡了入侵物种，保护了这片森林。还记得新西兰朋友兰渡告诉我毛利族人相信人会有来世，所以他们尽自己可能的保护环境，爱护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生灵。还记得酷似爱因斯坦的教授带我到植物园中感受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当我行走在柔软的沙滩上，当我畅游在群山怀抱的湖水中，当我神迷在璀璨的星空下，久居城市的我感受到了大自然令人潸然泪下的魅力。

时光荏苒然而回忆永恒。像漫漫长夜的点点星光，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回忆总能让我远在岁月如歌中遇见你。再见，新西兰！



## No.2 札幌奇遇 by 许潮锦

去年，七月，正值南方洪灾不断之时，北方炎热交加之际，带着一丝对东瀛之国的向往与期待，我和同学陶君前往北海道旅行。

七月的北海道，有一种独特而绮丽的美，承载着一个世纪的繁华与没落的小樽运河，凝聚着造物主们的智慧与艺术的“东方普罗旺斯”富良野，没有市井气息的吵闹与喧嚣，只有独属于内心的祥和。云淡，天高，宁静，幽远，这样的北海道仿佛桃花源般和谐与美好。

在旅行的最后一天，劳累奔波的我们早早地回到札幌的民宿，准备着前往东京的下一站旅行。而习惯于分享美景的我趁着兴致也将数日以来的照片整理上传到了空间。然后，最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大概是晚上十点左右，班主任张林老师在我的照片下评论到“在北海道哪？我在札幌，出来吃烤串？”。看到这条消息的我猛地一下就激动了，立马拍醒在旁边昏昏欲睡的陶君，叫他一同前往。因为已至深夜，札幌的电车和公交早已停运。我们只得打车前往，由于我的日语并不是特别熟练以及北海道地区存在方言，费了一些功夫才到达老师住的酒店。

张老师依旧是那样的帅气与干练，俨然一副“地头蛇”的模样。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去了一家比较传统的日料店。我们在旅游的时候，由于日语水平比较低下，不管是便利店，还是餐馆，都只会说これを一つください之类的很简单的日常用语，而张老师则是在点单的时候，说了一大长串的相关名词，还仔细的询问鱼是哪儿的鱼、做法怎么样之类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被学霸支配的恐惧。我们一边喝酒吃菜，一边聊天。张老师先给我们讲自己下午刚看的棒球赛，然后说在他留学的时候，由于中国经济还不是很发达，进这种价位的料理店还需要再三思索。回想起来，当时的烤鱼做法很独特，是店员拿着一个可以喷火的设备当面给我们烤熟，虽说有些咸，但总体来讲腥味和咸味在完美结合后，融合交织出一种回味悠长的味道，恰到好处。

在我们的邻桌，有一群上班族模样的年轻人，高声喧语，与平时日本人保持安静、克制行为的样子有些不一样。于是，张老师解释说，日本人喜欢在工作后晚上聚餐，吃完饭以后还有二次会、三次会，一起喝酒聊天，当饭局气氛高涨以后，会做出一些看似反常的举动，但实际上都十分正常。

因为第二天老师还要坐飞机回国，于是到时间之后我们就向老师道谢离开了。最后分离的时候，老师还叮嘱我们注意安全，并且推荐我们去便利店吃一下北海道限定的香瓜冰淇淋。不过，好像是因为我吃的太撑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最后并没有吃到，只有陶君独享了这一份美味。

那一晚的札幌，依旧阑珊。

---

## No.3 华威之行有感 by 周晓妍

去年英国华威大学之行对我来说的确是终生难忘的。深入英式校园，亲身体验国外的学术文化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深度游遍英国各地，探访曾在教科书里见到的城堡古迹；也与英国当地人交流，相互了解思想碰撞出火花。英国之旅的缤纷多彩是以往旅行所无法匹及的。当然，在这一个月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负责我们英国文学方向学习的Cathy女士了。

每次要上Cathy课的前一天，我们总是相互间会打趣说：今天一定要早点睡，要不然明天会累死的吧。这是因为Cathy永远都是活力十足、激情澎湃的为我们上课，她所带来的极强的感染力让我们也自发地投入十二分力气在我们的课堂中。我们有一节课是用来锻炼presentation技巧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技巧是如何在总结陈述的时候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包括用某些特定的句型和有的放矢的表现力。在我们练习前，她在讲台前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用极具感染力的语调以及充分的表演力吸引观众的注意。她确实完美地做到了吸引观众的注意，也成功地将我们对于展示技巧学习的热情提高了。她的课堂不仅极具活力，同时也十分新颖。在她的课堂上我们着重学习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同于以往国内老师教授文学课文的方式，她把我们带到了学校的表演厅，让我们用表演的方式去亲身感受莎士比亚戏剧所要传达的内容和情感。当我们学习到那句经典的台词：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时，她将整个房间的灯光熄灭，让我们围成一个圆圈，一个一个在黑暗中独自走到圆圈中心，想象自己就是哈姆雷特，将他内心的情感在念台词的时候抒发出来。当我踏上变成哈姆雷特的那几步中，我在黑暗中努力地去抓住莎士比亚想要表达出的情感，在念出台词的那一瞬间，我的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就像是哈姆雷特附身一样，久久不能平息。通过Cathy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我们的确是更容易地代入到了哈姆雷特的戏剧情景中，加深了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与认识。

Cathy的活力和激情是难得在一位大学教授身上所探寻到的，她给我们的指导让我们在短时间内的确获益匪浅。最难忘的是她，我也只能以我这拙劣的文笔纪念一下她所给予我们的帮助。

## No.4 Written Knowledge, Immeasurable Impact by 褚戈

Basking in the balmy sunshine in California, we had a mini MBA consisting of 6 different courses ranging from value proposition to business model canvas, and from leadership to fiscal year. Certainly, these lessons are beneficial and yet there is something worth learning and cherishing other than written knowledge. And that includ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BCG underlies their well-planned and meticulously-designed plan that enabled us to fully enjoy the contents of each class as well as local customs and practices including the delicious taste of Berkeley burgers and the negotiation with SF residents.

Initiating a program is easy while keep refining it to a rather high level is not that easy: professors invited to address us are all noted scholars with huge academic influence and successful business; restaurants are all well-known for tourists and local citizens; back-up plans are also needed when activities are finished ahead of schedule... All these tiny things condense into a concrete word—responsibility. And to be responsible, you have to be meticulous and careful—feelings of your clients should be alway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and alternatives should always be there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The BCG is the best real-life example of what a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hip should be like. Tacit understanding is naturally formed, division of labor unarguably settled and success shared together. And the most vital thing is that they came together, went and are still going for the same goal—to make money? Yes.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y aim to broaden the horiz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to urge them to create more value for our country. On the night before the pitch day, they coached us till 3:30 a.m. and their sharp comments and ideas really helped. Consequently, when our journey was about to end, no one could deny that attachment had been formed between BCG members and us and that we wanted to prolong our trip enjoying their care. Clients pleased, they win.

What I learned from this journey is that with Internet, everyone can have the chance to be exposed to first-class professors, and that everyone can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 But not everyone can be careful and devoted to their career from beginning to end and find partners that have the same goal and help each other along the long journey. The terrain of business has such low barriers to entry that having the right people and doing the right things matter more than the economic theories that anyone can learn and master.

## No.5 请不要只因为我是女孩 by 斯坦

前几天天清气朗，和朋友去爬山（札幌四周环山，当地人很喜欢登山）。山里雪还未化，我们在登山步道上奔行跑跳，像是刚出古墓、第一次见到大千世界的小杨过一般。

我们爬一会儿歇一会儿，很快到了山顶。那天难得的晴朗，湛蓝的天幕下，整个札幌市安安静静地坐着，沐浴着北海道特有的大太阳。或许是心情畅快，我们和身边的大叔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天，从“哎呀今天真是舒服啊！”到“早饭还是吃咖喱好呀”。寒暄差不多说完后，大叔站在山顶，指点江山似的连比带划地给我们介绍周围的群山，还邀请我们一起下山去喝咖啡。

下山途中，大叔走走停停，讲解着山里的一草一木。

“这种鸟叫 &%¥，经常能见到，可以喂它们瓜子吃，你们要不要试一试？”

“这是花栗鼠，不需要冬眠。山里还有另一种松鼠是需要冬眠的，上个月刚刚醒了开始出来吃东西。”

“这棵是牡丹木，已经有五百年了，那边的松树也有两百多年了。”

“这座是空海和尚的塑像，据说山里的步道是他开辟出来的，所以就把他奉为了山神。”

路上大叔遇见了个熟人，两人还热络地攀谈了起来。

“你最近有看到袋鼠么？”

“去年还有的，今年被乌鸦啄伤了，送去隔壁的动物园治疗了呢。”

“竟然有这种事？！不过话说我也被乌鸦啄过呢，真是太可恶了。”

“哎呀……”

“去年春天我一来就碰见了两只袋鼠，真是 lucky 啊。”

“哇这太 lucky 了！”

……

下山后，几经辗转来到一家隐蔽的咖啡店，装潢日式且老派，完全不是市里现代化的咖啡厅的样子。小小的店面里，等位的顾客安静地看着书，一本正经的咖啡师熟练地鼓捣着豆子。

“这家店的豆子炒的很不错，要说到北海道的代表咖啡，就数他们家了。”大叔自豪地说。果然，点了一杯深煎的黑咖啡一尝，醇厚又有层次。

“早上去山顶看日出，然后下来喝杯咖啡什么的，爬山就是要这样才行。”大叔心满意足地总结道。

如果没有遇见这位大叔，我们的行程大概就是埋头爬山下山，在山下买个可丽饼或吃顿肯德基就完事了。我一直以为爬山的乐趣在于征服，到那天才明白真正有趣的是山本身。

绘制出南美洲第一幅地图的地理学家洪堡爬上了五千米的山峰，他没有激动于自己的强大，而是认认真真记下了笔记：“五千米的高处，仍有苍蝇的痕迹。”

我对山一无所知，只不过是到此一游。

——节选自公众号斯坦 1995《我只不过是“到此一游”》

我走出简陋的火车站，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晃荡了十几分钟，回到了下榻的民宿——一栋海边的三层小楼，日式的榻榻米房间，大约能住十人。老板是个内向的关西人，夏天来北海道，冬天就跑去冲绳，一把年纪了还爱打电动，每天仔仔细细地把住户的名字写在小黑板上。

大概因为是初夏清凉的夜，民宿里的大家都去居酒屋玩了。我也毫无睡意，开了瓶啤酒跑到客厅里写手账。老板本来在专心地打游戏，看我喝得起劲，自己也忍不住拿出了梅子酒喝起来。然后客厅里横七竖八乱躺着的大叔们便凑了过来，用关西话嚷嚷着讨酒喝。

好脾气的老板赶紧抱来了清酒和冰块，顺便切了块朗姆酒蛋糕。客厅里顿时酒香弥漫，气氛也活络起来。原本矜持着说普通话的上班族变得满嘴方言，健谈的大叔举着蛋糕大声讲笑话。我听得开心，一时不想回房间，喝完了啤酒又喝起清酒。

老板有些担心：“学生喝酒没问题么？”

旁边的大叔马上抢着说：“没问题啦！她刚刚都喝了一整瓶了不是么？”

喝到略有睡意，我便晃悠悠地上楼回到房间。同屋的阿姨八成还在居酒屋呢，我铺好被子，一歪头就睡了过去。

一夜无梦，睁眼便是太阳高照。阿姨穿着一身运动装，在一旁擦汗，看样子是刚刚晨练回来。我好奇的问：“你跑步去了么？”

她看起来很高兴：“嗯，过阵子要举行北海道马拉松，我想参加一下试试。”

我惊讶道：“哇！好厉害！”

阿姨显然被夸的很开心，兴致勃勃地和我攀谈起来。

她问：“你一个人出来玩么？”

我有点不好意思：“嗯嗯。”

她羡慕道：“一个人出来玩很爽吧？时间也都可以自己安排，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我想了想：“那倒是。”

她补充道：“而且如果和中国人一起出来的话，就会老讲中文了。一个人旅行，和路上碰到的日本人聊天，对学习日语也很有帮助吧？”

我笑起来：“还真是。”

她也笑了：“哎呀一个人旅行就是好啊，我年轻的时候也自己背包去过台湾……噢我是不是耽误你出发了？”

我看了看表，确实。

我很开心，因为那晚，客厅里没有人对我说“女孩子一个人不能喝酒。”

因为那天早晨，阿姨没有对我说：“女孩子一个人不能旅行。”

——节选自公众号斯坦 1995《请不要只因为我是女孩》

To be continued...

